

刊新學文

紅樓夢

天吳

刊館書印祥永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紅樓夢

五幕劇集

吳天

本劇係根據曹雪芹著紅樓夢說部改編。

——吳天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應通知本館轉達作者取得同意。

——永祥印書館

序

朋友們一聽見把紅樓夢改編劇本，誰都不免搖頭。這意思很明白的，確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就好像改編莎士比亞一樣，大家都存了個別輕易亂動的心。

爲了紅樓夢是中國的經典之作，我們實在應該抱着這種態度。

可是要是誰都就此束手，靜等大天才下降，似乎也不是什麼完善的法子，因爲一件事的成功，總得有若干人的耕耘和開拓，儘管成績渺小，到底開了個端，給繼起者許多參考之處。這原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的運命。只要我們的態度認真，慎重從事，又何必計較那些人本來是爲了已往的和將來的人生的。

遠在三年前，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地住在鄉下，着手把紅樓夢改爲劇本，我原先有個笨重的想頭，我想，既然要改紅樓夢，索興是全部。於是我把牠分爲四部分開始動手，並且訂下了名字，第一部叫金玉緣，從黛玉進賈府寫到「葬花」；第二部叫大觀園，寫到晴雯被逐；第三部叫離恨天，寫到黛玉死；第四部叫風月鑑，寫以後的事。我的意思想把紅樓夢裏的「人」與「事」全包羅在內。除此更想寫一個序劇太虛幻境——作爲引子。

當我剛寫好一部時發覺了我這工作有改變方針的必要。因爲這種寫法雖說頗忠實於原著，可是對於劇本不大適合，牠不大「戲劇的」而又欠完整的獨立性，頗容易流入「連台好戲」的情境，無法做到像奧尼爾「三部曲」那樣完整而又自成段落。于是我就此擱筆，無形放棄了。

這中間我化了好幾個月的工夫，既一而再的熟讀了紅樓夢，也看了若干研究紅樓夢的書籍。雖說沒有完成什麼，可卻因此得了不少好處。我覺得我這幾個月的時間並未白費。

往日看書那末輕率，這一次卻一個字也不放鬆，我算是咀嚼了曹雪芹所寫的情味，領略了他的情景。

看起來紅樓夢是一部消極的，貫穿了悲觀思想的出世之作。可是實際上卻滲滿了「血淚」的呼聲，試想寶玉如此為祖母疼愛，閨家寶貴，而竟不獲把他愛林黛玉的真心訴之於家庭，只好服從尊長，將真情隱藏。（直到最後發瘋時才一吐無餘。）這是多末可悲的事。所以我說紅樓夢是一部描寫「真情」與「偽禮」鬭爭的悲劇。牠之所以能賺得無數讀者的熱淚也就是這個原故。要不，那末氣量窄的林黛玉，誰又會同情她？無非爲了她「真」而已。

雖然在今日我們似乎不必把賈林式的戀愛估計過高，也不必讚頌林黛玉的爲人處世，讓一個尖鑽的肺病女性做我們的理想人物。

這末着，一擱擱了兩三年，每日爲了生活奔忙，一時也就忘了。可是偶然空下來也曾想到。如果再編紅樓夢一定是這末這末編法。

怎末編法呢？

以人物爲中心，我想可以得到下面幾部：

- 一、以寶玉黛玉寶釵的三角戀愛爲中心，描寫大家庭的沒落和那裏面所生長的一羣人物。
- 二、以王熙鳳爲中心寫賈府中的醜惡。
- 三、以尤二姐尤三姐爲中心，寫奇人離下性格不同的兩個女性的悲劇。

四、以薛蟠爲中心，寫另一形態的公子哥兒。

雖然想過，可並未着筆。不過自己覺得寫起來較有把握。因爲曾經化過那末多工夫，進入過那種情景，也已經熟習于那個時代和他們所用的語彙了。

羨巧有個劇團打算大規模地演紅樓夢，要我編寫，于是我日以繼夜地把想過的第一部寫了出來。就是現在出版的這一本。名之爲紅樓夢，其實還是叫金玉緣或賈林哀史比較妥貼。可是爲了他除去二人的羅曼史還多少寫到賈府的頹興和沒落，所以仍用其名。

當我費了老大力氣寫成時，卻爲了演出費用的浩大一時無法演出。這在我雖然是已第二次的不愉快，自己倒並不懊惱。我究竟在編寫的過程中汲取了不少東西。又何必斤斤計較于演出不演出呢？

在這之後，我看了電影紅樓夢，又看了京戲林黛玉。同時又聽說上海和內地都有人改編紅樓夢，忽然覺得自己的工作多餘起來。繼而一想，這又有什麼要緊呢，自己原不是什麼「大作家」，不過是借以訓練自己的編劇技巧，作一個「拋磚引玉」的工作吧了。我相信將來一定有精美的紅樓夢劇本出現。我竭誠地企望着。

最後，我還得聲明一句，我原是個「俗人」，紅樓夢裏的雅士對我並無偏好。不過我還不致於將探春，尤三姐歸爲一類，湘雲，襲人又歸爲一類。（這種黑白輕重不分的分法，只有「雅士」可以如此）而爲了劇本的需要，這裏既沒有探春，又沒有尤三姐，更談不到厚了湘雲，薄了襲人。所以，未看劇本而事先大事擔心的子瀛先生確成了無的放矢，落了空。可是我仍然感謝他那「過早」的關心。是爲序。

全劇登場人物及其性格體態

女角

賈母 鬢髮如銀，慈祥而又孽愛子孫。深明大義。年青時深善理家處世。

王夫人 頗知禮義，視事並不深察。

王熙鳳 模樣標緻，言談爽利，心機深細，喜奉承，愛排場。素性好勝。臉酸心硬，是有名的「潑辣貨」。

林黛玉 多感，工愁，體弱多病。聰明俊秀，孤高自許。氣量狹窄。嘴裏愛尅薄人。一個中國古式的美人。

所謂：「兩鬢似燈非燈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鬢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

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薛寶釵 肌骨瑩潤，舉止嫺雅；行爲豁達，隨分從時；貞靜和平，沈厚聰明。品格端方，容貌美麗。所謂：

「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偶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

史湘云 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豪爽，天真，放浪形骸，頗有男子氣質。（夫死後則性格一變）

薛姨媽 性格慈祥，頗知進退。

襲人 柔媚俊俏，細挑身子，容長臉兒。處事隨和，深得主人歡心。外形沉靜，人謂老實。

紫鵲 事主忠心，性頗剛直。

晴雯 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有點像黛玉，大有春睡捧心之態。性情爽利，口角鋒芒。
鴛鴦 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鼻子，兩邊臉上微微幾點雀癩。處事極有分寸，爲賈母左右手。

★金釧兒 一個頗識風情的丫頭。

香菱 有點傻氣，長得倒蠻標緻。

劉姥姥 鄉下老婆子，深知人情世故。

傻大姐 體肥面闊，濃眉大眼。心性愚頑，出言可笑。

平兒 辦事能幹，係王熙鳳之左右手。

雪雁 年幼天真，不大懂事，一團孩子氣。

★靜虛 深會迎逢，助紂爲虐的姑子。

★小旦 一個「可憐見」的唱戲的小丫頭。

★小丫頭若干

★仙女們

★絳珠草所化女角（黛玉）

男角

賈政 端方正直。謙恭厚道，不善理財，又不知家事。只知讀書。

賈寶玉 不喜讀書，聰明過人，神采飄逸，秀色奪人。最喜在內幃廝混。原書中云：「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髮如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瓠，眼若秋波，雖怒時而如笑，即瞋視而有情。」又云：「面如傅粉，唇若塗硃，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股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惟眼角。」

★賈環 體態委瑣，舉止粗糲。

太醫 老態龍鍾，喜背醫書。

綿衣府趙全 狐假虎威，一個典型的小人。

北靜王 爲人寬厚，年青美秀，性情謙和。

賴大 賈府管家，甚爲得力。

板兒 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孩子。

門客甲

門客乙

小厮甲

小厮乙

錦衣軍若干人

戲子若干人

(4)

神瑛侍者（卽寶玉）

（註）有水者，流出時可翻。

佈景

序幕

太虛幻境

第一幕

第一場

省親

賈母正室

正月十五日上元節

×第二場

訓子

同右

數日後

第二幕

第一場

葬花

大觀園內

次年落花時節

×第二場

撕扇

怡紅院

接第一場

第三幕

第一場

試探

瀟湘館外

當年秋盡冬初

第二場

密告

怡紅院內

接第一場

第三場

補裘

同右

二日後

第四幕

第一場

悲秋

瀟湘館內

次年秋

第二場

抄家

同一幕一場

同年冬

第五幕

第一場

絕粒

同四幕一場

數日後

第二場

辨僞

寶玉新房

接第一場

第三場

焚稿

同四幕一場

接第二場

(註)有×者演出時可以省去。

序幕

太虛幻境。

音樂。

赤霞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絳珠草。

幾個仙女圍繞着跳舞。歌唱：

「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稍停，絳珠草化爲女身。

突然音樂轉疾，雲天中現出一大書。上書「紅樓夢。」神瑛去看。仙女，絳珠草均不見。只聞歌聲：

「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水晶瑩，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若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書開，出現絳珠草所化的人形（黛玉）又開，現寶釵。神瑛進入，均倏地不見。

仙女們跳舞，歌唱：

「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爲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

第一幕 第一場

賈母正室。畫棟雕樑。

正面是走廊，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

後面是廂房，碧紗櫺，黛玉住的地方；前側有一個門通上房和套間暖閣，這是賈母和寶玉住的地方；另一門通王夫人住處。室內陳設，富麗之至，有屏坑，几……以及其他等物。

時當元宵佳節，元妃省親，約摸成初時分。幕開時，台中空無一人，只聽見遠遠音樂之聲。

稍停，傻大姐興沖沖跑進來。

傻 雪雁！雪雁！立在門帘處，指手劃腳地向外望！快來呀，雪雁！

雁 (在內) 嚶來了！

傻 多好看哪！這末些……女神仙，男丫頭，一個，兩個，三個……啊，太多了……(見雪雁還不出來) 雪雁，

你怎末了？再不出來，我去啦！

雁 (在內) 等等我啊！

傻 你不去，我可要去了。(要走)

(1)



(雪雁上，立在門口。)

雁 好傻大姐，求你等我一等，把林姑娘吃的藥煎好。

傻 不，回頭看不見大姑娘娘娘，馬上就要擺駕回宮了。

雁 (着急) 我就來的。

(晴雯由外面上。)

雯 (呵咤地) 傻丫頭，你們在這兒鷄毛子喊叫的幹什麼？看回頭老太太聽見了來撻你！

傻 (驚嚇地) 千萬別，別……晴雯姐姐，我急着要瞧咱們大姑娘娘娘擺駕回宮，可是她——

雁 我要她等一會兒。

傻 可是，大姑娘娘娘可不能等一會兒。

雯 (奇) 什麼大姑娘娘娘？

傻 啊呀！大姑娘娘娘就是大姑娘娘娘，又是大姑娘，又是娘娘，可不是大姑娘娘娘？

雯 (恍然) 吓，娘娘選到宮裏去當了妃子，還能讓你這末亂叫喚！

(外面音樂起。)

傻 啊呀！回宮了！(向外跑去)

雯 喂，我給二爺拿兩件衣服一塊兒去。(傻大姐已跑了)——這個死了頭。

(晴雯走向內，雪雁哭。)

(襲人出。)

襲 (叫住她) 晴雯。

雯 (生氣地) 有什麼吩咐，花大小姐。

襲 都跑了，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

雯 你是狗？

襲 呀——(恍然) 鬼丫頭，你罵人好，好，你去吧！可是你得帶件衣服給二爺，回頭凍着，老太太又該罵

我們不當心了。

雯 (微含妬意) 就是你疼寶二爺！

襲 丫頭，今兒你是找上我了。是不是問你，倒是送不送衣服去？

雯 我，偏不送！(下)

襲 (笑着，恨恨地) 屋裏就如你刁鑽。(轉對雁) 別哭，你要去看娘娘省親是不是？

雁 (停止哭，用手揉眼，點頭) 可是姑娘關照了要把藥煎好，不煎好姑娘要罵的。

襲 去吧！姑娘不會罵你。

雁 (探頭) 你不知道我們姑娘的脾氣……

襲 (笑) 我哪兒不知道, 你只管去好了, 藥我給你煎。

雁 真的? (喜極) 襲人姐姐, 你真好。(要去)

襲 把二爺衣服給帶去。

雁 是!

(襲人入內即出, 手拿寶玉衣服交雪雁, 雪雁下。)

(襲人剪燭, 外音樂聲。)

(紫鵲上。)

襲 你怎末巴巴地趕回來了?

鵲 拿手爐。外面風大, 我們姑娘受不起, 病還沒好全, 回頭又倒下來。

襲 林姑娘身體也太單薄了。

鵲 本來根子不好, 接二連三地又沒了爹媽, 一個人寄住在這兒, 也難怪, 一提到就要哭。

襲 這才叫老太太疼她, 比自己的親生女兒還疼。

鵲 也叫緣份, 要不, 好端端地, 我服侍老太太, 怎末又來了這個林姑娘?

襲 難說得很, 我不就是老太太給寶二爺的?

鵲 那是家裏的主子, 有什麼說的? ——(向內) 雪雁! 雪雁! 把姑娘的手爐拿來。

襲 她出去了。

鵲 哦。(非進屋，在內) 啊呀藥全潑出來了。(出)

襲 這孩子貪玩，我來照看着。

鵲 可多謝你了。(拿着手爐下)

(鴛鴦上，在入口碰見鵲)

鴛 (指她手中的手爐) 早知你來，我也可以少跑一趟了。

襲 什麼事？鴛鴦姐姐。

鴛 老太太看見外面起了風，深恐林姑娘遭了涼，關照我來拿手爐，也給二爺帶件衣服去。

襲 雪雁拿去了。(鵲下，對鴛) 這兒坐坐，可累壞了。

鴛 從早一直站到這會兒，迎接娘娘，叩頭，行禮，侍候娘娘吃飯，聽戲，寬衣；剛遊過園子，這會兒叫寶姑

娘，寶二爺他們做詩呢！

襲 娘娘你看見了沒有？

鴛 怎末沒看見，跟從前在家的時候也差不多，就是胖了些，大了些，看着讓人怕。

襲 穿上鳳冠霞披，么五喝六地前呼後擁，自然讓人怕。

鴛 真威武，一隊隊的宮女太監，旗籬傘扇，鼓樂喧天。老太太老爺太太，本來都要叩頭行禮的，後來娘

襲 娘說免了，就上去會見了。

襲 (笑) 二爺呢？

鴛 本來男人是不見的，後來娘娘問起，二爺就進去了。娘娘儘拉着問長問短。一聽說園子裏的對聯，橫匾都是二爺題的，喜得無可不可的，說是將來前程準好。

襲 (笑) 二爺原本聰明，可就不用功。不唸正經書。

鴛 專愛在咱們脂粉隊裏混。

襲 再也改不好的脾氣，他說過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見了女人便清爽，見了男人就覺得濁臭過人……

鴛 也真怪，你想誰見過含了塊玉生下的孩子！

襲 (笑) 所以才叫寶玉啊！

鴛 娘娘剛才還問起這塊玉呢，要二爺好好保護着。別丟了，招來什麼災難。

襲 老太太一直關照，誰敢不當心！

鴛 將來二爺中了狀元之後，(笑) 總有你的好處。

襲 中狀元？(搖頭) 本來就不用功，自打林姑娘來了，就更不肯放心在書本上。這會兒又來了寶姑娘——

鴛 不，寶姑娘爲人忠厚，莊重，來了不到兩個月，誰都會得來。難怪娘娘看中她，又知道她才情好，一喜歡就叫姑娘們卽席題詩，說是有賞！

襲 賞什麼？

鴛 左不過是些稀罕頑意兒——

襲 不知我們可有份兒？

鴛 有，你跟二爺討好了，反正他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他的……

襲（赧然）呸！我把你這小蹄子——（追她）

（平兒上）

平 嚕！（二人停）

襲 平姐姐，你評評理看。

平 別忙——二奶奶呢？

襲 在園子裏，什麼事要請示？

平 也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來了一個老婆子，叫劉姥姥，說是太太奶奶的老家，要我來回一聲。

鴛 請她在這兒等着好了。老太太她們一省完親就回來。

平 （向外）進來啊！

（劉姥姥攙了板兒進來，全是鄉下打扮。劉姥姥見屋內擺設，頭昏目眩。大家原以為是個像樣的人物，見狀，大為輕視。）

姥（點頭啞嘴，不知所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平 這邊坐！

姥（不敢坐，看見鴛鴦連忙行禮）姑奶奶，我這裏——

平（連忙阻止）不是，這是鴛鴦姑娘……（鴛鴦笑）

姥，哦，（連忙對襲人）姑奶奶——（襲人笑）

平 不是，不是你等着吧，奶奶還沒有來呢。（對外）

（平兒鴛鴦避開，下，襲人亦下。）

（劉姥姥見人走了，寬了一寬身子，東張西望。一個丫頭倒茶。）

姥（受寵若驚）這個……折死我了……（丫頭下，她細看杯上花紋，又打量屋中各物。）

（板兒眼睛四面溜看，突然發現牆上的鐘，趁姥姥不在意，跑了過去，又跑回，拉姥姥衣。）

板（要她看）外婆！

姥 什麼？

板……好大的秤錘！

姥 秤錘，哪兒？

板 (指鐘) 喏，喏……

姥 (白他一眼) 不許胡鬧。(可是自己又禁不住去看)

(突然鐘響)

姥 (吃了一驚) 呀！

板 (大聲) 大秤錘響了。

姥 叫你別嚷。(拍地一下，板兒哭了)

(襲人上，姥姥尷尬)

姥 不許哭！

(襲人搖手。外人聲：「寶二爺，林姑娘。」)

(姥姥慌忙起立。寶玉扶黛玉上，坐下，襲人遞茶後下)

黛玉 笑什麼？

寶 (拉着她的手) 聽我說哪，妹妹。

黛玉 (甩開) 拉拉扯扯地像什麼？那邊坐着。(忽然發現劉姥姥) 噢！

寶 哪兒來的鄉下老婆子！

姥 (驚慌萬分) 我……劉姥姥，來給您老請安！(作禮，寶避開，她又向黛玉) 奶奶……

黛玉 (掩鼻) 快去，快去……

姥 (進退維谷)

(襲人上)

寶 (厭惡地) 什麼人？

襲 說是太太的管家。

(姥姥馬上趕來)

姥 您老——

襲 寶二爺。

姥 就是銜了塊玉養下來的少爺嗎？(奉承地) 長得真俊，(指黛玉) 還有這位姑娘——

襲 林姑娘。

姥 真個是天仙下凡——天生一對！

黛玉 (大怒) 哪兒來的野婆子，走走！

襲 姥姥，外邊等着吧！(推姥下，板亦下)

寶 別生氣了，可不是我說你生得美，誰不誇獎你。(黛玉不理) 別說這老婆子，娘娘可不也說了。

(隨喘呼起來)「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黛 吓，有這會兒吟詩的本領，何以剛才做詩還要人捉刀呢？

寶 我的好妹妹，要不是你肯幫忙，我可完了。噯，不知怎末的，明明眼前的句子，怎末也想不起來，你說，怪不怪？

黛 真正上場昏——可是你打算怎末謝我？

寶 我把娘娘賞賜下來的東西全送給你。

黛 不稀罕，我有。

寶 我給你掃地。

黛 你那掃地呀！好比鬼畫符。

寶 那末我給你梳頭。

黛 梳得不乾淨。

寶 那末讓我來給你畫眉毛——

黛 (正言厲色) 胡說，越說越沒上沒下的了。(轉身不理)

寶 (着急) 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要是有心欺負你，明兒我就死——

黛 (急掩其嘴) 又胡說。

寶 來生投個女胎做你的丫頭，和你一處玩耍，服侍你一輩子，任憑你打罵。
 黛 (不禁掩口笑) 一般嚇得這個樣兒。

寶 你還說呢！人家急的！

黛 誰叫你貪嘴薄舌的呢？——(伸一懶腰) 我可要去息着了。(起立，寶玉緊隨) 你幹什麼？

寶 我也要去息着。

黛 你沒有你的地方去？

寶 我要跟着你。

黛 我走了呢？

寶 我也走。

黛 我要回家去呢？

寶 我也——噢，你回到哪兒去？

黛 你不用管。

寶 騙人，你們林家一個人也沒有了。

黛 就算沒有地方去，要是我哪一天死了呢？

寶 我……(難過地) 好妹妹，你別說這話好不好？

黛 那你別攪我。

寶 爲什麼？

黛 我——我要勻臉。

寶 我瞧着。

黛 洗手。

寶 更好。洗過了的水，讓我洗。

黛 (笑) 這種下流脾氣，不知道哪一年能改好。(進入內室，回身阻止。)

寶 好妹妹，讓我進來吧！

黛 (在門邊) 好好地坐在那兒，我送你一樣好東西。

寶 什麼東西？

黛 回頭瞧好了。(把門關上)

寶 你可不許騙我。(認真地坐下，稍停，寶玉起立) 晴雯！晴雯！

雯 (在內) 噯！

寶 早上砌的楓露茶

(晴雯出，剛正施粉，手裏還有胭脂。)

雯 二爺要什麼？

寶 哦！你在搽胭脂——好妹妹，賞給我吃了吧！（雯拿開）你嘴上的。

雯 人家剛搽上。

寶 我給你再搽。（拉着晴雯不放）

雯 不。

（金釧兒上）

釧 鴛鴦呢？快去攙扶着老太太。

雯 已經去了。

釧 （見寶玉拉着晴雯）你們在這兒又幹什麼？（見狀，明瞭）別鬧了，（對寶玉笑）娘娘的東西賞下來了。

寶 哪兒？

（襲人出）

襲 我們也有嗎？

釧 有。

襲 賞的什麼？

釧 不是娘娘姑娘答應送給我們一個人一件。

襲 誰？

劍 你猜猜看！

雯 寶姑娘。

劍 對了。

襲 我說囉，除了她再沒有別人。

寶 我倒要去看看，賞的是些什麼？

劍 你的紅麝香珠兩串，鳳尾羅二端，芙蓉葷一領，金銀鐲子兩對。寶姑娘跟你的一樣，別的人只有兩件。

寶 林姑娘的？

劍 也是兩件。

寶 噫！怎末林姑娘的跟我的一樣，倒是寶姑娘的跟我一樣，別是你弄錯了把！我親眼看見的，哪兒會錯？

(傻大姐提了一隻提籃上。)

傻 來了，來了，大姑娘娘娘賞的好東西來了。

(大家去瞧。)

寶 (翻看) 奇怪!

(黛玉出)

黛 什麼事奇怪?

釧 林姑娘，我們在這兒瞧——

(寶玉揮手叫他們別再說下去，丫頭們都下。)

黛 是娘娘賞的東西嗎?

寶 (掩飾地拿開) 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待一會老太太會分給我們。剛才你說送給我的東西呢?

黛 瞧這不是(拿出一個玉穗子)。

寶 (大喜) 啊，玉穗子，幾時做好的?

黛 來，我給你把玉穿上。

(寶玉拿下玉來，黛玉給他穿上。)

寶 這可好了，再不會丟了。好妹妹，你做的真好，趕明兒再給我做個香袋好不好?

黛 你倒好，得隴又望蜀了。你要是不好好戴着，我連這也不給你。

寶 (拉她) 你答應再給我做個香袋吧! 好妹妹，許了我吧!

黛 什麼時候，見過這末嘻皮賴臉地討東西放手……我要去告訴老太太了。

鳳 鳳 (在外) 又是什麼，林妹妹，告訴你們的鳳姐姐我好了。

(王熙鳳進，滿面笑容)

鳳 我叫老祖宗放心，寶弟弟一定是跟林妹妹先回來了。怎末樣？可不在這兒。

寶 娘娘起駕了？鳳姐姐。

鳳 早走了，老祖宗她老人家一個轉身看不見你們倆，在那兒着急呢！

寶 真的？(要向外走)

鳳 還去做什麼，老祖宗就要回來了。(笑嘻嘻地對黛玉) 好妹妹，今兒可累了，快去憩着吧！

黛 還好。

鳳 這兩天藥還吃嗎？

黛 (點頭)

鳳 你要是少什麼，只管告訴我。丫頭婆子們招扶不好，也只管告訴我。這些下人都不是好東西，管得嚴點兒就背地裏罵你，稍爲管得鬆點兒，就閒散了。這幾天忙着娘娘省親，我就不得空來看你。好妹妹，你怎麼不到我那兒去坐坐呢？

黛 要去的，二嫂子。

鳳 寶兄弟，你可不能欺負你林妹妹呀，別說老祖宗不依，我也不許。——前天我送來的茶葉還好嗎？

黛 我正忘了，多謝想着。

鳳 (取笑地) 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做媳婦兒！

黛 (睜她) 吓沒好話說！(走)

鳳 別急，你聽我說——

(外面人聲：「老太太，好生走！」)

(鳳姐迎了上去。)

鳳 老祖宗。(忙去攙扶)

(鴛鴦金釧等扶老太太上。薛姨媽，寶釵王夫人後隨。)

老太太，太太！

母黛寶 (微點頭) 我可要坐了。(坐，丫頭侍立。對薛姨媽。) 姨太太，別客氣，你坐啊！(薛姨媽坐) 林丫頭，靠着

坐！(黛玉坐賈母旁) 什麼時候回來的？

寶 回來了一會兒。

王 回來了也該說一聲，把老太太給急壞了。

鳳 老祖宗還好，可急壞了我這兩條腿，巴巴地趕回來，寶兄弟正在跟林姑娘手拉手說笑呢！(學樣，大家笑。)

母 (對寶玉) 你林妹妹是該早點回來，體子薄，藥罐不離身。我看連我個家裏的幾個算上，(對姨媽)

還是寶丫頭身體健。

姨 (笑) 看起來還好，不過也成年吃丸藥。

母 什麼病？

姨 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是胎裏帶來的熱毒。後來有個和尚，說了個仙方兒，吃了果然好。

母 什麼巧方兒，這末靈？

姨 叫冷香丸。老祖宗，吃下去不但身體好，還會發出一股香氣來，比薰的還強。

寶 真的？(向寶釵) 寶姐姐，你那丸藥賞我兩粒吃吃好不好？

釵 藥也是好瞎吃的。

(寶玉拉釵到一邊，賈母等吃煙喝茶。)

釵 幹什麼？

寶 (低低地) 讓我聞聞。(拉她衣袖)

(釵掙扎。)

母 寶玉，又跟你寶姐姐胡纏了。還不放手！(寶玉放手)

姨 (對釵) 寶丫頭，你兄弟要什麼就給他好了，幹麼這末扭扭捏捏的小氣樣兒。

母 真孩子氣，（對寶玉）過來，好好地坐在這兒，聽大人講話。（寶玉到賈母身邊坐下。她對姨、梨、香院那幾間房子還好住嗎？（姨點頭，賈母轉對王夫人）你可得常去照應着點，雖說是親姐妹，也別讓姨太太委曲了。有什麼只管說，大家至親，別外道了。

鳳 老祖宗放心，有我孫媳婦兒——

母 你這個潑辣貨，就長一張油嘴。

鳳 老祖宗嫌着我，我就不說。

母（笑）說，你只管回我好了，你是當家人，原要問到你。

鳳 我本來要回老祖宗，這個月二十一是薛大妹妹的生日。

母 這也用問，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這會兒又拿捏起來。

鳳 不是拿捏，是要討老祖宗的示下。定什麼菜，叫什麼戲班子，我也可以趁勢樂幾天。

母 猴兒，把你乖的，原來你是要自己樂。（對釵）寶丫頭，你愛吃什麼，聽什麼戲，告訴你鳳姐姐叫她辦去。鳳哥兒，你聽着，我拿出二十兩銀子來，你要做壞一點兒，我可不答應。

姨（客氣地）老太太，她這麼大一個小人兒家，看別折壞了她。

鳳 不是我多嘴，姑媽，有老祖宗出錢，我們不樂幹什麼！

母 好啊！你這個潑辣貨，告訴你，我拿二十兩，你們姑娘姊妹也得陪着拿銀子。

鳳 (作苦惱狀) 啊呀！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要多化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會兒又要我們賠上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老祖宗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也太苦了我們啦！

(大家笑。)

母 你們聽聽這張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頂嘴，你就和我「啦」呀「啦」的。

鳳 我婆婆也是一樣疼寶玉，我也沒處訴冤，倒說我強嘴！(作受委屈的樣子。)

(大家又笑。)

母 夠了，鳳辣子，你倒說預備下什麼！

鳳 倒是說啊！我在這兒想呢——

母 (對釵) 寶丫頭，你說說看。

姨 老太太，寶丫頭一個小生日，算得什麼，趕明兒過來叩頭就算了。

母 不，姨太太也別客氣。(對寶釵) 寶丫頭，你只管說，愛吃什麼？

釵 ……………

王 既然老太太要你說，你就說吧！

欽 老太太……

鳳 說啊！點一兩樣，也好讓我趕着辦。

欽 就是上次老太太過生日吃的素菜好了。

母 好好，（對大家）我就愛吃素菜，不過你們總得加幾樣輕淡點兒的葷菜，到了那天，再到外面叫個好戲班子。

寶 （大樂）老太太，我們到園子裏去擺酒席，聽戲，飲酒，玩兒一個痛快。（手舞足蹈）寶姐姐，你說好不

好？我們喝過酒就吟詩對了，老太太，我們再把雲妹妹接回來，大家——

（外面人聲：「老爺來了。」）

王 你老子來了。

（寶玉馬上肅立。）

（賈政入。）

政 （行禮）老太太辛苦了。

母 都料理好了嗎？

政 兒子全逐一吩咐過，太監都已回宮了。

母 好吧！忙了一整天，你也該去息着了。

政 是——剛才娘娘賞的東西，老太太過目沒有？（母搖頭）

（鴛鴦拿了過來，大家看。）

（賈環站在門邊，欲進不進。）

政 環兒！

環 老爺！

王 （看見了）這孩子，總是這麼鬼鬼祟祟地進來吧！

母 是你媽叫你領東西的嗎？……（環不答）瞧你這猥瑣樣兒，人家總說我偏心，其實我倒不管你是

不是姨娘生的，看着總得叫人歡喜。（取了東西）拿去……（環接了東西站一邊，賈母搖頭）要是及

得上寶玉兒一分，也好了。

政 （對環兒）還不快去！（環下，對母）娘娘吩咐，園子總名「大觀園。」取其洋洋大觀的意思。

母 哦。

政 娘娘臨去又吩咐，寶玉才分尙可，總得好好管教。

母 知道了，知道了，你只要少罵他幾句就好了。

政 是。

（平兒探頭，又退。）

(靜)

母 (對政) 你還站在這兒幹什麼?

政 老太太沒有什麼吩咐?

母 快去吧! 沒有你的事。你在這兒, 叫人悶得慌。

政 是(下)

母 (對鶯) 擱在哪兒, 回頭分別送去吧!

寶 (跳起) 我來瞧瞧, (翻着) 這個好, 這個不好, 這個——

母 寶玉, 你這孩子, 剛才你老子在這兒, 怎末一句話也不說不好斯斯文文坐在那兒!

寶 (頑皮地) 是。(真地坐下)

母 (對鶯) 姨太太跟寶姑娘的放着, 其餘的, 你點了分頭送去。

鶯 是(數) 太太的跟姨太太的一樣, 六件, 寶姑娘跟寶二爺的一樣, 四件, 其餘家裏幾個姑娘跟林姑

娘一樣, 兩件。

(黛玉注意)

母 哦哦……寶丫頭跟寶玉的一樣!

鶯 是的, 老太太。

寶 只怕是弄錯了！

鴛 沒有錯，上面寫着名字。

寶 (見黛玉不高興的樣兒，走過去) 林妹妹，我送你兩樣。(黛玉不理，下，寶玉看了看大家，也跟下。)

母 (起立) 好了，我這付老骨頭也得進去躺躺了。姨太太你隨便坐坐！

姨 老太太請便吧！我們也該去了。

(大家起立。)

母 (對外面探頭的平兒) 誰在外面？

鴛 平兒。(對外) 平姐姐進來，老太太問你。

(平兒上。)

平 老太太！

母 是找你奶奶有事嗎？

平 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有個劉姥姥，說是跟太太親戚，這會子來投奔咱們。(說完看王)

王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平 一個鄉下婆子，說是她親家名叫王成，原和太太一家。

母 太太，你們有這末個本家嗎？怎末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王 (沉思半擲) ……哦……我記起來了，原不是本家，是後來認的。
母 既然來瞧我們，也別簡慢了牠。

鳳 太太，您看——

王 你瞧着辦吧！(對姨)到我屋子裏坐坐去，哥哥來了信。

(鴛鴦扶賈母下，金釧兒扶王夫人下，姨媽寶釵隨後，襲人等亦下。

鳳 你跑了來幹什麼？探頭探腦地，就爲了這個什麼劉姥姥？

平 哪兒是這個，我是拿她打個岔兒。那項利息送來了。

鳳 收下好了，也值得大驚小怪的。

平 我也知道，可是送得不足，只有一半，其餘的一半，還得等月底送來。

鳳 (怒) 渾眼東西，講好了的，他敢賴！看我不罵他個臭死的。

(熙鳳平兒下)

(香菱上張望)

(襲人出)

襲 香菱姑娘，是接你們太太姑娘回去嗎？在太太那兒

菱 哦！(要下)

襲 香菱回來把你姑娘的東西帶去

菱 是娘娘賞的嗎？——我就來拿。(下)

(黛玉出，寶玉從後面跟上。)

寶 (拉黛玉) 妹妹，犯不着爲這點兒小事生氣，你愛聽什麼戲，咱兒明兒就叫一個班子。愛吃什麼？咱兒

明兒叫一桌最好的菜。瞧，我這些全送給你。

黛玉 (見了東西，更加不高興) 去，去，去，我不稀罕。

寶 等會兒，我給你送過來。(對襲) 襲人姐姐，給林姑娘拿到屋子裏去。(襲人拿了下)

黛玉 我不要，本來末，我原不配受。

寶 這是從哪兒說起呢？……

黛玉 你有寶姑娘，貝姑娘，你去送她去。

寶 她跟我拿的一樣，送她幹什麼。

黛玉 是啦，也只有她才配跟你一樣。

寶 (知道話說錯了，連忙央求) 只怕是娘娘記錯了，好妹妹，聽我說——

黛玉 我不信，我原知道我是討人嫌的。寄住在這兒，誰也看不上眼，沒有爹，沒有媽，孤苦零仃……(淚下)

不像人家有錢有勢，有人捧着——

寶 好妹妹，我要是有這個心，我就——
 黛 不說呢，剛才你那高興的樣兒。

寶 你這末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也比你遠，這府裏，打老太太起，誰不疼你，寶姑娘不過是爲人和氣，大家敬她，愛她！

黛 是了，誰都敬她，愛她！我們原是奴才丫頭，只有她才是寶貝姑娘，金玉人兒。她才配得上你這帶玉的公子。

寶 (急) 你……你又……

黛 玉穗子還我！

寶 好，(還她) 拿去好了！

黛 (拿了就錠) 橫豎有別人替你做

寶 啊！(阻之不及，已斷。急了) 好，我早恨這勞什子，看我砸了，你瞧！(拿下玉來就擗玉)

黛 啊！(趕來拉他) 何苦來，你要砸牠，不如砸我！(哭)

寶 要牠做什麼？爽性砸了牠，一乾二淨。

(寶玉砸玉，黛玉阻止。)

(襲人急出。)

襲 啊呀！(撿下玉來) 怎末回事？

(黛玉啜泣着下，寶玉呆坐。)

襲 還不快給戴上。

寶 我不要。(又摔在地上)

(香菱上。)

菱 (不知就理) 二爺你扔什麼？(拾起玉) 就是那塊胎裏帶來的玉嗎？嘻嘻，好玩得很！(唸)「通靈

寶玉」(翻到反面看)「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哦，這兩句話倒跟咱們姑娘金鎖上的兩句話是個對兒。(高興地) 巧得很，巧得很！

(薛姨媽，王夫人，寶釵上。)

姨 什麼東西瞧得這末高興，呆了頭。(接過香菱遞上的玉細看)

菱 可不是跟姑娘的是個對兒？

王 什麼，寶丫頭也有？

菱 姑娘的鎖上也有八個字，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一定要刻在金器上，將來……

釵 (制止她) 香菱！

王 拿來我瞧瞧！

寶釵

……
拿給你姨媽瞧瞧，怕什麼？

(寶釵拿出鎖片。)

王

(看鎖片，陰上面的字)「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可真是個對兒。

(襲人跑去看。)

襲

二爺，快來看！

(寶玉慢慢地走過去。)

(正在這時，黛玉上，見狀，呆立。)

(香菱傻笑。寶釵低頭，大家看着她。)

——幕下

第一幕 第二場

幾天後，寶釵生日的下午。

佈景同第一場。

幕開時，襲人一人坐在炕上，似在沉思。

（外面鑼鼓聲。）

（稍停，王夫人，金釧兒上。）

襲（連忙起立）太太！

王 你怎末一個人在這兒，沒有跟二爺去？

襲 回太太，屋裏沒人，燈燭得人照應。

王 好丫頭，怪不得二奶奶說你做事老到，去吧，照應二爺也要緊。（襲人下，打了一個呵欠）我也累了，

（坐在炕上）金釧兒，你給我捶捶腿。（打盹。金釧兒捶腿，也打盹，搖頭，愧腦。）

（稍停，寶玉上。）

寶 妹妹，妹妹……（見王夫人）太太在這兒。（停了足步，見王夫人睡着了；金釧兒也朦朦朧朧的，輕輕跑去將

金釧兒耳朵上墜子一摘）

釧 (睜眼) ……

寶 (悄悄地笑) 就圖得這末着嗎?

釧 (笑擺手,叫他出去,又合上眼) ……

(寶玉走去又回,戀戀地從荷包裏掏出一丸潤津丹來,向金釧兒嘴裏送,金釧兒也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過來拉着她的手。)

寶 (低低地) 我和太太回了討了你,咱們在一處吧!

釧 ……

寶 (看了王夫人一眼) 等太太醒了,我就說。

釧 (推開寶玉,笑) 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裏頭,有你的才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 (停止搥腿,王氏覺察,他們不知) 我告訴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兒拿環哥兒和彩雲去,他們倆

正在——

王 (一個翻身,照金釧兒臉上就是一個嘴巴,用手指着) 下作小娼婦,好好兒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你這賤貨! 來人啊!

(寶玉嚇得一溜煙跑了。)

(襲人跑了出來。)

王 襲人，你把她媽叫來，帶了出去。

釧 (跪下，求) 下次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

王 哼！

釧 太太天恩饒過我這一次。

王 不行，(對襲) 快去！(襲人要去)

釧 (抱王氏腿) 太太，好太太，我跟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

王 少廢話。快去，襲人，你馬上送她到她媽那兒去，省得禍害。

釧 太太……太太……

王 快去！氣死我了！

(襲人拉金釧兒。)

釧 (突然，異樣地沉着) 別拉我。(向王夫人叩頭) 太太，我去了。

(襲人金釧兒同下。)

王 這丫頭，真想不到……(也下)

(外面鑼鼓聲。)

(稍停，黛玉出，不耐煩地看了看外面，鑿坑上。)

(紫鵲出，拿了一張毯子，爲她蓋上，黛玉睜眼。)

鵲 姑娘，你不去散散心嗎！

(黛玉向她揮手，要她出去。)

(紫鵲嘆惋地退。)

(外面熱鬧的鑼鼓聲，唱戲聲。)

(寶玉上，興高彩烈地。)

寶 林妹妹！林妹妹！(黛玉不理) 咦，(向紫鵲) 睡着了？(紫鵲指黛玉，搖手，寶玉挨了過去) 好妹妹，幹嗎一個

人躲在這兒睡覺？我等了你那末久。(拉她) 大夥兒在那兒聽戲呢，老太太只問着你，你愛聽哪一

齣，我來點。(紫鵲下)

黛 你愛聽只管去聽好了，這會子犯不着佔別人的光！

寶 (笑) 這有什麼難的，趕明兒你過生日，我就特地叫個戲班來唱給你聽，你說可好？

黛 哼，我可沒那末大福氣。比不得什麼寶姑娘，貝姑娘有什麼金哪玉的，大家歡喜，我們不過是個草

木人兒吧了。

寶 (着急) 你又來了，好妹妹，除了別人，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下世不得人身。(急得直跳，脫

衣。)

黛玉（笑，忙止着牠）好沒意思，平白地起什麼誓呢。原來是——誰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我爲的是我的心。

寶釵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難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

（黛玉低頭不語。）

黛玉（半擱，抬頭看他）你再不知道你太使人難受，就拿今兒的天氣比，分明冷些，幹嗎你不穿披風呢？

寶釵何嘗沒穿，瞧（指剛脫下的）這不是給你一惱，我一急，剛脫下。

黛玉還不快穿上。

（給他穿上，黛玉又歪下。）

寶釵（拉她）去呀！

黛玉哪兒去？

寶釵聽戲去，纔吃了飯，睡覺停了食。

黛玉我真地不想出去。自打那日貴妃娘娘回來省視，直到今兒還沒歇過來。渾身酸疼。

寶釵酸疼事小，睡出病來事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個去就好了。

黛玉（合上眼）我不睡，只略歇歇兒，你別處去鬧會子再來。

寶釵（推她一下）我往哪兒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

黛玉（笑）你既要在這兒，（指一邊）那邊老老實實地坐着，我們說話兒。

寶釵 我也歪着。

黛玉 你就歪着。

寶釵 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吧！

黛玉 放屁，那邊不是枕頭。

寶釵（看了一眼）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哪個腌臢老婆子的。

黛玉（笑）唉，真正，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請枕這一個，將自己枕的枕頭抽了一個遞給他。

寶釵（忽然起立，作嗅狀）咦。

黛玉 什麼？

寶釵 哪兒來的香氣？

黛玉 沒有啊？

寶釵 我明明聞見……（向黛玉上聞）好妹妹，你這是什麼香？

黛玉 我有什麼香？難道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丸藥吃下去變了奇香不成？我有的也只是那些俗香

吧了。

寶釵 好，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厲害，也不知道！（兩隻手呵了兩口，向黛玉鬚肢窩作搔態）

黛 (笑喘息) 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

寶 (住了手,笑) 你還說這些不說了?

黛 (討饒) 再不敢了。(一面理髮,故作正經) 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

寶 (發忙) 什麼暖香?

黛 (笑) 唉,蠢才蠢才!你有正,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她!

寶 (又恨又愛) 方才告饒,這會更說狠了。(又要伸手)

黛 (笑着求饒) 好哥哥,我可不敢了。

寶 饒你不難,只把袖子我聞一聞。(拉了她袖子聞)

黛 (抽開) 這,你可該去了。

寶 要去不能……好吧!咱們斯斯文文地說話。(坐下)

黛 (躺下) 你說吧!

寶 這幾天你身子怎麼樣?

黛 還好。

寶 九藥吃完了沒有?

黛 還有。

寶 你想不想揚州？

黛 ……(有點欲睡)

寶 別睡，別睡(故作驚人之狀)啊，你們揚州出了一件大事，你可知道嗎？

黛 (舉起) 什麼事？

寶 (忍着笑) 揚州有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黛 扯謊，我從來沒聽說過。

寶 天下山水多着呢，你哪兒都知道。等我說完了你再講。

黛 好，你說！

寶 這林子洞裏有一羣耗子精，這年臘月初七，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兒是臘八兒了，世上的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裏菜品少，得趁此打劫點兒才好。於是拔了一枝令箭，派了個能幹小耗子去打聽，不一會，小耗子回來了，說是山底下廟裏菓品不少。老耗子問有幾樣？小耗子道：共有五種，一是紅棗，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聽了大喜，馬上拔了一枝令箭問：誰去偷菓？一個耗子接了令箭去了；又問：誰去偷紅棗？又一個小耗子接了令箭去了；末後只剩了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子應道：「我能去。」老耗子見他太怯懦，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這一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衆耗子道：「怎末比

他們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個香芋，混在香芋堆裏，叫人瞧不出來，卻暗暗地搬運，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嗎？」衆耗子聽了卻說：「好是好，只是不知道怎麼個變法，你先去變個我們瞧瞧。」小耗子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一變，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小姐，衆耗子叫道：「錯了，錯了，」小耗子大笑着說：「我說你們沒見過世面，只認得菓子是香芋，卻不知道鹽課林老爺的小姐林黛玉才是真正的香芋呢！」

黛

(走了過來，按着寶玉) 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派我呢！(要擗他)

寶

(連忙央告) 好妹妹，饒了我吧，再不敢了。

(熙鳳，平兒同上。)

鳳

啊呀，林妹妹，又是寶兄弟欺負你嗎？

黛

二嫂子快來幫我，寶哥哥在這兒編派我呢？

鳳

寶兄弟，快規矩點，老祖宗正要我來瞧瞧，別又是姐兒倆拌嘴了。

寶

沒有的事，我們正在這兒說笑玩兒。

鳳

可不是，我就跟老祖宗說了，姐兒倆好還好不過來，哪兒有拌嘴的道理。倒是說，你們說些什麼，這未開心，也讓我聽聽。

(二人笑，不言。)

寶 鳳姐姐，你怎末不聽戲去！

鳳 說的是啊，老太太要我來叫你們。快去吧，史大妹妹也來了。

寶 (大喜) 真的，在哪兒？

鳳 正在前面跟老太太寶姐姐說長道短呢！

寶 我去找她去。(對黛玉) 一塊兒去找史大妹妹玩兒去。(拉了黛玉下)

(熙鳳看着他們背影笑着搖頭。)

鳳 (對平兒) 快說，我就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還得打發事情。

平 饅頭庵的靜虛師父巴巴地趕來有事求奶奶。

鳳 我知道了，快說啊！(見他不說，性急地) 你怎末也學起那些丫頭扭扭捏捏的？

平 靜虛師父說事成了，要重重地謝奶奶。據我看——

鳳 哼！我希罕她謝我。——倒底什麼事？

平 這件事也沒有什麼說是——

鳳 什麼，說啊！

(靜虛入。)

虛 阿彌陀佛，二奶奶。

鳳 (倒出乎意外) 哦，你在外面。

虛 (滿面堆笑) 早要來給二奶奶請安了，只因胡老爺府裏產了公子，叫請幾位師父唸三天血盆經。

阿彌陀佛，就就誤到了今天。奶奶這嚮時氣色好極了，什麼時候請到小庵裏去——

鳳 好了，好了，你快把事情說了，能幹就幹，少來這一套。

虛 (搭訕地) 哦，說起這事來，奶奶要是肯做，也算是一件功德。——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在長安善

才庵出家的時候，有個施主姓張，是個大財主，他的女孩子小名金哥，那年往我廟裏來進香，不想

遇見長安府大爺的小舅子李少爺，那李少爺一眼看見金哥就愛上了。

鳳 哦——你怎麼知道的？

虛 (扭捏地) 我們出家人哪兒知道，還不是後來他們告訴我的。

鳳 哦，後來呢？

虛 後來這個施大財主家就立刻打發人來求婚，不想這個金哥已經受了原任長安守備公子的聘

定。張家要想退親，可是守備家不依，這一邊李少爺又一定要娶，正在左右爲難，守備家就不問青

紅皂白告到衙門裏去。女家急了，只得托人上京來找門路——

鳳 (半開玩笑地) 就找到了你！

虛 (尷尬地) 阿彌陀佛，我們出家人哪兒管得了這個事，再說也沒這末大能耐。

鳳 那你還會兒來——

虛 就是說啊！要求三奶奶行個好，成全他們。

鳳 那我告訴你，你走錯了門路了。

虛 二奶奶說哪兒話！——聽說長安節度雲老爺跟府上好，怎麼求太太和老爺說寫一封信去，求

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那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張家那怕傾家孝順也情願。

鳳 (笑) 哦，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些事。

虛 太太既不管，奶奶就可以主張了。

鳳 (沉吟一下) 我，(搖頭) 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種缺德的事……

(辭虛失望，半嚮)

虛 唉，雖這末說，只是張家已經知道求了府上，如今不管，(反激地) 張家不說不希圖他的謝禮，倒像

府裏連這點兒能耐也沒有似的。

鳳 (受了激動) 好吧，你是素來知道我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

他出這口氣。

虛 有，有，這個不難。

鳳 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拉絳地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打發小廝作盤纏，幾個辛苦錢，我一個

子也不要。就是三萬兩，此刻我也還拿得出。

虛 既這末說，就請奶奶馬上開恩。

鳳 瞧你急的，你看我忙的哪一處少得了我，我既答應了你，自然給你了結啊！

虛 (奉承地) 這點子事，要在別人，自然忙的不知怎麼樣了，可是在二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夠二

奶奶一辦的。俗語說的：「能者多勞，」誰不知道奶奶幹練。

鳳 (轉身對平) 你連二爺回來了沒有？

平 在房裏呢！

鳳 正好。(對虛) 可這三千兩銀子得馬上送來。

虛 我馬上去拿去。(轉身) 二奶奶。我今兒特意帶了些饅頭孝順二奶奶。(去拿提盒)

鳳 誰希罕你那饅頭。

虛 一點兒小意思，平姑娘，你收着，還有大姐兒的寄名符。(遞鳳)

鳳 虧你沒忘了。

虛 奶奶的事哪兒敢——還有送給寶二爺跟姑娘們的幾樣玩意兒，東西雖小，倒都是庵裏師父傳

道的法器，帶在身上可以去病消災的。(拿出幾樣小東西)

鳳 擱在那兒，快去吧！

虛是！

(靜虛下。)

鳳 (指靜虛留下物)這些給老太太送去,要是問起我,就說有事開發,馬上就來。(叫住她)我看看。(看)

全不行。(揀了兩樣推開)

平是。

(鳳下。)

(外面人聲,寶釵,鴛鴦扶賈母上,寶玉黛玉隨後。)

母 (笑嘻嘻地)痛快痛快,還是寶丫頭有心,儘點的是些我愛聽的戲,寶玉,「西遊記」裏的猴兒好

比你——

黛 (對寶)聽見了沒有?你是猴兒。

寶 真的嗎?那我就要大鬧天空了。

釵 再鬧些也翻不過如來佛手掌。老太太可不就是如來佛?

母 (笑)對了,對了,寶丫頭,別瞧她不大開口,開起口來誰也抵不了她。

平 (走過來)老太太,剛才饅頭庵靜虛師父送來幾樣小玩意,說是給二爺姑娘們的,戴在身上可以

避斜消災。

母 哦！

（平兒拿了給賈母看然後下。）

寶 （看了二眼） 哦，這些東西，沒有好玩的。

母 （撥了一撥） 攔在那兒，（忽然撥到一樣，捻在手裏） 這個亦金點翠的麒麟，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

釵 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

（黛玉趕過去看。）

母 還是你記性好。

鴛 寶姑娘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

黛 （冷言） 她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她才是留心呢！

（釵轉身不理。）

寶 史大妹妹有（連忙藏起，偷看別人，看見黛玉注視，不好意思，又掏出來，對黛笑） 這東西有趣兒，我替你拿着。

黛 我不稀罕。

寶 你既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放入袋中）

母 嘆！雲丫頭呢？

寶 不是剛才跟我們一塊兒來的嗎？

鴛 雲姑娘跟襲人姐姐在廊沿那兒談體己呢！（指一處）那兒不是？

寶 我去叫她去。

母 別跑來跑去遭着風。

鴛 （對外）史大姑娘！

雲 （在外）來了！

母 隨她去吧！只要別站在風口（起立，走向內）

（仍然是寶釵鴛鴦扶賈母下。）

（黛玉有點氣惱地向內走去。）

寶 （見她不高興，搭訕上去）妹妹，你又到哪兒去？

黛 你管我。

寶 （黛玉走，寶玉跟）好妹妹，你聽我說——

（史湘雲上。）

雲 （大步進，笑着叫）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玩兒，我好不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愛哥哥，愛哥

哥，你倒說說看。

(黛玉掩口笑。)

寶 咳，好端端地笑什麼？

黛玉 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鬧「呸愛三」了。

寶 (笑) 你學慣了，明兒連你也咬起舌頭來。

黛玉 她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會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愛哥哥，你評評這個理。

黛玉 (忍不住，學她) 愛哥哥，你評評這個理，我哪兒是打趣她，你聽，她接受(二)連三「愛哥哥」、「愛哥哥」地直叫喚。

雲 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
誰？

雲 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有本事。

黛玉 我當是誰，原來是她，我哪兒敢挑她的短處呢？本來——

寶 (外面鑼鼓聲，用話扯開) 我們去聽戲去。瞧，外面正在唱的起勁。

雲 (笑) 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才現在我眼裏呢？(逃)

黛 這個鬼丫頭，(追了上去)

寶 (看見湘雲幾乎捧交) 當心絆倒，哪兒就趕上。(跑去攔阻，轉身笑着對黛玉) 饒她這一遭吧。

黛 我要饒着雲兒，再不活着。(仍要追)

雲 (停了足步央告) 好姐姐，饒我這遭兒吧。

(寶釵出)

釵 (笑着和解) 我勸你們倆看寶兄弟面上都擱開手吧。

黛 我不依，你們是一起的，都來戲弄我。

寶 罷了，誰敢戲弄你，你不說她叻愛三，她不會說你咬舌兒姐夫。

(大家笑)

鳳 (在外) 又是什麼事這末好笑。(上)

雲 鳳姐姐，你說——

(賈母、鴛鴦由內室出)

母 你們不去看戲在這兒鬧什麼？

鳳 (擺開別人，迎上去) 老祖宗不去，我們哪兒敢！

母 我把你這猴兒，背着我還不知道多熱鬧呢！

鳳 不信，老祖宗問別人，我們一直就沒聽戲。(作苦狀)

母 好了，好了，快別裝了，寶丫頭，林丫頭，大伙兒去吧！

(賴大帶了一個小旦上，像大姐跟着)

賴 老太太要點齣什麼戲聽聽？(對旦) 給老太太請安。

(小旦叩頭)

母 你幾歲了？

旦 十三歲。

母 這末點兒年紀就唱戲，可憐見兒的。

(大家圍觀)

鳳 這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瞧不出來。

母 誰？

敘 (會意點頭) ……

寶 (也點頭) ……

雲 (脫口而出) 我知道,是像林姐姐的模樣兒,瞧——

(寶玉拉她一把,她瞪眼。)

(大家比着看,笑,黛玉深爲不滿,走開。)

母 (對賴大) 去吧!

旦 謝老太太! (仍由賴大領下)

鳳 我來扶着老祖宗。

(大家下。)

(黛玉氣惱地走入自己屋內。)

雲 (對走在後面的傻大姐) 傻大姐,給我把衣包收拾了。

傻 姑娘不去看戲?

雲 不去看戲,馬上就走,在這兒做什麼?看人家臉子。

寶 (揮手叫傻下) 好妹妹,你錯怪了我。

(黛玉出,聽見他們以下的談話。)

寶 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只不肯說出來,也都是因爲怕她惱,誰知你不防範,就說出來了,她豈不惱呢?我怕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要是別人,哪

怕她得罪了人，與我何干呢？（拉她）

雲（捧開）你那花言巧語，別望我說，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別人拿她取笑兒都使得，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她說話，她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頭？

寶（急）我倒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拿腳踹。

雲大正月裏，少信着嘴胡說沒要緊的歪話。你要說，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嗔你。（轉身賭氣跑了）

（寶玉追之不及，走了回來，向黛玉室內走去。剛進門被推了出來，裏面將門關上。）

寶（納罕，向內，低聲）好妹妹，好妹妹……

（內不應，寶玉呆立。）

（半擱，黛玉開門，走出，滿以爲寶玉不在，見他還呆立，馬上退回，被寶攔住。）

寶凡事都有個緣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到底爲什麼呢？

黛（冷笑）還問我呢？我也不知爲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兒。

寶我並沒比你，也並沒笑你，爲什麼惱我呢？

黛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厲害！

寶……

黛玉 這還可恕，你爲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兒，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她和我玩，她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小姐，我原是民間的丫頭！設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愛惱人，你又怕她得罪了我！我惱她，與你何干？她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呢？（賭氣入屋）

寶釵 （無言坐下） 唉！

（王夫人上）

王 一個人呆坐在這兒幹什麼？怪不得你老子說你不幹正經，牛心古怪……今兒你寶姐姐過生日，怎末這末沒精打採，剛才宮裏來了一道手諭，叫寶姑娘她們住進大觀園去，你也隨着進去讀書。

寶釵 （喜） 真的？（忘了剛才的事，走到門口） 妹妹，妹妹！

黛玉 （在內） 又來惹我，什麼事？

寶釵 娘娘要我們住進大觀園去，快來商量商量。

黛玉 （色緩和，走到門口） 騙人！

寶釵 太太說的。

黛玉 （向王夫人請安） 舅母！

王 是真的！

寶 你住哪一處？好妹妹。

黛 ……(想了一想) 滿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比別處幽靜些。

寶 (拍手笑) 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兒住，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倆又近又都清幽……

王 瞧你高興的樣兒，還不去告訴你寶姐姐她們去。

寶 對了，我這就去。(拉了黛玉) 管保她們開心死了。我們進去可以賞花，可以吟詩，可以釣魚——

(二人興奮地跑下。)

(襲人急上。)

襲 太太！

王 什麼事？

襲 金釧兒好好地投井死了。

王 (吃了一驚) 啊！你不是送她回她媽那兒去了嗎？

襲 是啊！太太，我親自交給她媽，可不知怎麼剛才外面井上有人打水，看見金釧兒死在井裏。

王 這是打哪兒說起！打哪兒說起！(急向外走去)

(賈政上。)

賈 太太，什麼事？這末慌慌張張？

王 (掩飾) 也沒有什麼!

賈 (對襲人) 寶玉呢?

襲 到前面老太太那邊去了,老爺!

賈 嗚,剛才娘娘手諭,讓他們姐兒們進大觀園住。我擔心的就是寶玉,這孩子,全不學好,年紀也不小

了,不讀書,就愛跟女孩兒鬼混。太太,我不常在家,老太太又護着他,這嚮時他好了點兒沒有?

王 (只好答應) 好,好了點兒。

賈 (撫鬚微笑) 那就好了,本來他是有一點兒鬼才的,只瞧他做的那些詩詞對聯就知道,可就是不走

正道,他能夠學好,我也就放心了。

王 原是這樣的,他……

賈 老太太在前面嗎?把這事她老人家!

王 我正要去的呢,襲人,來!

(王夫人,襲人下。)

賈 (坐下,聞鼻煙)

(賈環跑上,慌慌張張地。)

賈 (大嚇) 你跑什麼環兒!帶着你的人呢?由着你野馬一陣亂跑。

環 (吃驚，吶吶地) 我……我……我原沒跑，井裏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瞧着害怕。

賈 (驚疑) 什麼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來沒有這事情。(大怒) 來人！

(兩小厮上)

環 (跪下) 老爺不用生氣，這事別人都不知道，聽說——

(向內望)

(賈政揮手叫小厮走開)

環 聽說寶玉哥哥今兒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這會

兒——

賈 (大怒) 啊這……這……拿寶玉來，來人啊！來人啊！

(小厮二人衆門客上)

賈 拿寶玉來，快拿寶玉來。(小厮下，對環) 你也不是好人，滾。(環下，對門客) 今兒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和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是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唉。(淚下)

門客 老世翁，又生誰的氣？

賈 (搖頭，對另一小厮) 拿大棍繩子來。

小厮 是！(拿了繩棍上)

(小厮帶了寶玉上)

賈 你……(氣得說不出話來)你逼淫母婢，害死人命，你這畜生！(拿起小厮手中的棍子，對小厮)綁起來，推到裏面去。這渾帳東西，今兒非把你打死不可！

(兩個小厮推寶玉下)

門客甲 (攔阻) 老世翁，老世翁！

賈 (對小厮) 把門關上，(對大家) 要是有人傳信到外頭去，立刻打死！(下)

(只聽皮鞭聲，哭聲)

門客乙 啊呀，這可怎末好？

(哭聲低弱下去)

門客甲 都哭不出聲音來了(敲門) 老世翁！別打了，不能打了！

(晴雯進，見有男人在，忙退)

門客甲 (叫住) 姑娘，快去給個信老太太，老爺打寶哥兒呢！

(晴雯急下)

門客甲 夠了夠了，老世翁，有什麼話教訓教訓他好了。

賈 (在內) 你們問問他幹的什麼勾當，可饒不可饒？畜生！(又打)

(王夫人急上，推門。)

王 開門！開門！

賈 今兒非叫他回出一句話來不可

王 (敲門) 快開門，是我！

(門開，王夫人衝了進去，死命拉了賈政出，賈政手中還拿着木棍。)

賈 平日都是你們寵的，明兒還要寵到弑父弑君呢！

王 (哭) 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豈不事大？

賈 (冷笑) 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經不孝了，平日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着，不如趁

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後患。(拿起棍又要向內)

王 (抱着他哭) 雖說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份上。我如今已是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一定

要拿他正法，我也不敢深勸。今兒定要弄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呢！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吧，

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有個依靠。

(小廝扶寶玉上，滿身血跡，喘息閉目。)

王 (抱着寶玉大哭) 我的苦命的兒啊！

(外面人聲)

聲 老太太來了。

母聲 先打死我！先打死我！

(鴛鴦扶賈母上。黛玉、鳳姐全上。黛玉哭)

母 (喘息着) 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乾淨了。

(賈政迎上去)

賈 (只好躬身陪笑) 老太太有什麼吩咐？何必自己來，只叫兒子過去吩咐便了。

母 (厲聲) 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叫我和誰說去？

賈 (含淚跪下) 兒子管他也爲的是光宗耀祖，老太太這話，兒子如何禁得起？

母 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勁打他，難道寶玉兒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

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的？(不禁淚下)

賈 (勉強陪笑) 老太太也不必傷感，都是兒子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

母 (冷笑) 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

了！你，大家乾淨。(對鴛鴦) 叫人看轎。(對賈) 我和你太太寶玉兒立刻回南京去。(對鴛) 快去！
鴛 是！(不動)

母 (對王夫人) 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兒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

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是不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點氣呢!

賈 (叩頭求告) 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

母 (冷笑) 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裏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

打! (對丫頭) 死了頭,怎麼不去預備轎子?

賈 老太太,千萬請您息怒,饒過這一遭,兒子下次再不敢了。

鳳 老太太,您也別生氣了,老爺本也是好意,只是苦了寶兄弟。

母 (看着寶玉,哭) 瞧,打成這個樣兒,我可憐的兒! (大哭)

(丫頭們打手巾,倒茶)

王 寶玉,寶玉,你這孩子,我的兒,你幹什麼不學好?這會子惹你老子這頓痛打,倘若有個好歹,叫我靠

哪一個呢? (哭)

鳳 老太太,太太,都別哭了,快看着寶兄弟的傷要緊。

(大家看傷,賈政也流淚)

母 就沒一處乾淨地方,好狠的心,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總不該打成這個份兒。——(對政) 你不去,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定要眼看着他死了才算?

賈 (拭淚) 是是(退)

(門客甲乙亦退)

鳳 快請王太醫來瞧。

母 着人抬到裏屋去。襲人收拾好牀鋪。

襲 是！

(母、王夫人下。)

襲 二爺(動了一動寶玉)

寶 啊呀！

襲 (咬牙) 我的娘，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會到這個份兒。(細看) 幸而沒有動筋骨，倘若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

外丫頭聲 寶姑娘來了。

(寶釵拿了丸藥上。)

釵 快點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淤血熱毒一散開就好，這藥極靈的。(對寶) 怎麼了寶兄弟(寶玉點點頭) 早聽人一句話，也不會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眼紅，低頭，含淚弄衣帶，黛玉一直在旁抽噎)

黛 ……你可都改了吧！

寶 ……(突然地笑起來)

襲 小祖宗，這會兒你還笑？

寶 我一點兒不覺疼。

襲 呀？

寶 (自得其樂地) 今兒我不過挨了兩下打，你們就這樣憐惜我；假若我一時有個什麼意外，那你們

該多難過？我這不該高興嗎？(笑)

三人 胡說，胡說！(齊掩他的嘴)

——幕急下

第一幕 第一場

大觀園中花木茂盛處，前有亭，曲欄，後面是橋池。

次年的春末，落花時節。

園中有笑聲。

接着湘雲和傻大姐上，她們手裏拿着栝榴花。

雲（四面張望）咦，寶姐姐不在這兒。

傻 雲姑娘，瞧我這朵栝榴花多好，兩個頭。

雲 什麼兩個頭？（看）哦，這是重瓣兒，長得好，好比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

傻（扭臉）我不信，雲姑娘，要說和人一樣，我怎末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

雲（笑）你真是個傻大姐。（說教似地）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

傻 這末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

雲 糊塗東西，越說越不像話，什麼都是些陰陽！這陰陽只是一個字吧了，陽盡了就是陰，陰盡了就是陽。

傻 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末個樣兒？

雲 這陰陽不過是個氣吧了。器物賦了，才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

傻 (笑，恍然地) 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算命的管月亮叫什麼，太陽星呢，就是這個理——。

雲 阿彌陀佛，倒底兒明白了。

傻 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蒼蠅、蚊子、蝴蝶、螞蟻、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怎麼沒有呢！比如那片樹葉兒，還分陰陽呢！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背陰伏下的，就是陰了。

傻 (拿出手中扇) 只是咱們這手裏的扇子，怎末是陰，怎末是陽呢？

雲 這邊正面就是陽，那反面就是陰。

傻 (突然作驚疑狀) 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

雲 (沉了臉) 下流東西，好生走吧！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

傻 (莫明其妙) 這有什麼，不能告訴我的呢？(忽然，恍悟起來) 不用難我，我也知道了。

雲 (忍着笑) 你知道什麼，倒說說看！

傻 姑娘是陽，我就是陰。

雲 (用絹掩口大笑) 哈哈!哈哈!……

傻 說得對了,就笑得這末樣。

雲 (忍笑不俊) 很是,很是!

傻 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傻得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

雲 (大笑) 你懂得,很懂得!

傻 (對飛來蜜蜂) 這個蜜蜂兒是陰還是陽呢?

雲 快別發傻勁兒,有人來了。

(黛玉,紫鵲上。)

雲 林姐姐,林姐姐,找寶姐姐一塊兒玩去。(拉她就去)

黛玉 (搖頭) 不,你去吧!(傷感地) 這會兒我想一個人……

(湘雲看了看紫鵲下。)

鵲 姑娘,姑娘。

黛玉 (看着落花,喃喃地) 春天又去了。

鵲 天氣暖起來了。

黛玉 ……………

(笑聲)

鵲 瞧，史大姑娘，他們那邊玩得多熱鬧。

黛 ……………

鵲 姑娘的脾氣也太孤癖了點兒……不高興的事想他作甚？

黛 誰說我不高興……我不過看見落花想起別的事吧了。北邊的春天真去得早啊！

鵲 花落又關姑娘什麼事？

黛 (搖頭不理，半嚮) 花落了，什麼時候再開？燕子去了，什麼時候再來到了明年……我們又在那兒？

鵲 ……………

黛 (搖頭) 記得從前在南邊家裏，可是現在——(拭淚)

鵲 雖說姑老爺、姑太太都不在了，可這兒寄住着就像家裏一樣……

(雪雁上手裏拿了幾樣玩意兒)

雁 姑娘，姑娘！

鵲 不在屋子裏坐着，又跑出來了。

雁 (舉起手中物) 姑娘，剛才寶姑娘着人送來這些東西，說是他們大爺打南邊帶回來的。(給黛玉看)

黛 (稍一翻看，不禁傷感) 南邊的……(拭淚)

鵲 (抱怨地,低聲) 都是你,姑娘剛給我勸好,你又拿東西來招她。

雁 (對黛) 南邊回不去了,想他做什麼?這會子老太太,太太誰不待我們好,又有寶二爺,又有姑娘們,

大家多熱鬧。(黛玉轉身不理)

鵲 夠了,夠了!拿去。(雁下)

黛 (微咳)……

鵲 姑娘,瞧,快回去加件衣服,等一會兒還得吟詩作文地好半天。

(黛玉,紫鵲下。)

(稍停,平兒襲人同上,手裏拿了些杯筷。)

平 酒菜放在哪兒?

襲 (指一處) 喏!

平 全擺好了,(見擺的樣子特別)怎麼這樣擺法?

襲 這是老太太的意思。

平 誰給安排的?

襲 寶姑娘。

平 我說嘿,也只有她。怪道我們奶奶一提到寶姑娘就誇讚……(擺好)我去請老太太去。

襲 (叫住她) 平姐姐，這個月的月錢，怎末到今兒了，還沒放？

平 (四面一望，悄悄地拉她到一邊) 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

襲 怎麼嚇得你這個樣兒。

平 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使了，放給人了。要等饅頭庵的一筆錢來了才發放。

襲 什麼，饅頭庵？

平 唔，先前饅頭庵的姑子，爲了一件事求我們奶奶，講好三千兩銀子，只付了二千兩，這會子那邊想

賴，你想奶奶怎麼肯依？這兩天正催逼着呢。

(寶釵追一粉蝶上，聞人聲，停住。)

襲 什麼事，值三千兩銀子！

平 這事說來也話長，裏面關係着一條人命呢！——我告訴你，你可千萬不能漏出去。事情是這樣的，

長安縣有個姓施的人家，他兒子要娶一個已經聘了人家的女兒。男家不肯退親，這末着，就打起

官司來，這姓施的是個財主，他托了饅頭庵的靜虛師父來求奶奶，答應下三千兩銀子。

襲 哦！是這末件事。

平 這邊奶奶就派了老爺的小廝去知照長安縣，剛打點妥當，判下來。誰知道那女孩兒一聽見要退

親，就一條汗巾自盡了。那原先訂下的男的一聽說女的自盡，也跟着跳了河。

襲 可憐

平 你說造孽不造孽？

襲 ……………

平 你可別說出去，倘若是傳到老太太，太太，老爺耳朵裏，那還了得。這事件誰也不能讓他知道……

啊呀！我們只顧說，仔細有人悄悄地在外面聽了去，這可不是好玩的，讓我把窗推開，（寶釵着急）看看有人沒有？（推窗）

（寶釵本來要走開，急忙停步，情急中十分機警地故意放重脚步，笑着迎過去。）

（平兒等一推窗，見寶釵在，呆住了。）

釵 （向她們二人反笑）你們把林姑娘藏在哪兒？

襲 （喘息未定）哪兒見林姑娘了？

釵 我才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兒蹲着弄水，我要悄悄地唬她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她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裏頭了。（到亭子裏面尋了一尋，回身走去）一定又鑽到那邊山子洞裏去了，瞧蛇咬着她了！（笑着追下）

平 （拉襲）糟了，林姑娘剛才蹲在這兒，一定聽了話走了。老爺太太知道了，那怎末好……

襲 要是寶姑娘聽見還罷了，她跟你們奶奶好，不會說出去，偏巧是林姑娘，她本來嘴又快，不肯饒人

的……你們奶奶來了！

（照鳳上。）

鳳

（對平兒）你們倆又在說什麼鬼話，鬼鬼祟祟地，一見我就停住……桌子擺好了沒有？
（對平兒）快去接老太太去！（二人下）

（寶玉上，手裏拿了一本書，看看沒有人，忘情地坐下看。）

（風吹落花。）

寶

（心醉神迷地唸）「花落水流紅，閒愁着種，無語怨東風。」……

襲

今兒怎末了，二爺不去跟姑娘們玩耍，一個人捧本書唸。

（寶玉微笑不答。）

襲

什麼書看得這末心醉？（去翻書面看）「西廂記」又看這種不正經的讎書了。

寶

要是讎書，你怎末昨兒晚上拉着要我講呢！

襲

（臉紅）……我不過是爲你好，回頭老爺瞧見，你忘了去年那頓打了。

（寶玉不理。）

襲

我勸你還是丟了這個，讀那些可以上進的書吧！一年大似一年，也該懂得些經濟庶務了！

寶

（大覺逆耳）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惋惜）想不到目下閨閣裏也染上了這種祿蠶的風氣。

襲 (搖頭)……(下)

(寶玉繼續看書)

寶 「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

(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寶玉起立，想抖下來——稍躊躇，兜了傾入水面，癡望)

(黛玉荷花鋤，紗囊，執花帶上)

黛 你在這兒做什麼？

寶 (吃了一驚，轉身見是黛玉，笑) 來的正好，你把這些花瓣兒都掃起來，擺在水裏去吧！我剛才撿了好些在那裏了。

黛 撿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塌了。

寶 你說怎末辦？

黛 (指前方) 那畸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牠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兒，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淨。

寶 (大喜，笑) 待我放下書來幫你收拾。

黛 什麼書？

寶 (着慌地，不知所適) 不過是中庸、大學。

黛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瞧你這慌亂的樣兒，趁早兒給我瞧瞧。

寶 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遞了過去。)

黛 (翻看，不禁神往。)

寶 這是「西廂記」，我還有本「牡丹亭」……那邊，我們靜靜地瞧。

(二人到橋上座下，細聽。)

(遠處笛聲。)

(襲人上，見寶玉黛玉二人親蜜狀，微露不高興。)

(寶釵上。)

釵 怎末了，姐姐一個人在這兒。

襲 啊，寶姑娘。

釵 這兒還缺什麼嗎？

襲 難得姑娘細心，再不缺什麼了。

釵 你們寶二爺呢？

襲 (指遠處) 啞!

(寶玉黛玉二人嘻笑。)

襲 (埋怨地) 年紀也不小了，還像個小孩子似地，成天不幹正經。這會兒又不知道弄些什麼閒書來讀，兩個人嘻嘻哈哈的。

釵 原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姑舅姊妹，又有什麼……

襲 可也應該有個分寸兒，我們奴才原不該說主子，不過做爺的總得有個禮數。

釵 (歛佩地點頭) 唔，寶二爺也該學個大人樣兒。總不能一輩子待在家裏跟姑娘們混。

襲 (誠懇地) 姑娘這話就說得對了。我不知說過他多少遍，他總是當作耳邊風，我們當奴才的，又能怎麼!

釵 姐姐錯了，只要是爲二爺好，有什麼呢。再說，你本是老太太的人，給了二爺，原是要管管他的……

襲 再別談這話了，將來老太太一發慈悲，也就放我們出去了。

釵 這是說哪兒話呢！二爺怎麼能離得開你？

襲 (怨艾地，看黛玉一眼) 從前二爺還聽話，可是現在……

釵 也別性急，慢慢兒地說說他，總會改過來的。

襲 (激動地) 要是個個像你姑娘這樣讀書明理，體貼人就好了。

釵 (笑) 你家裏還有人嗎？姐姐。

襲 去年媽死了，這會兒只有哥哥嫂子，也沒什麼來往。

釵 哦，要是你高興，只管到我那兒去。我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談呢。——

(寶玉走過來，寶釵微笑。)

釵 哦，怎麼老太太還沒來，雲丫頭又跑到哪兒去了？(一笑走開。)

寶 (對襲) 怎麼寶姑娘和你說得這末熱鬧，見我來就跑了。

襲 誰知道呢？(下)

(黛玉上。)

寶 你說這本「西廂記」寫得好不好？(黛玉點頭，寶玉隨口說)「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

國傾城的貌！」

黛玉 (嗔怒欲哭) 你這該死的，又胡說了，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豔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賬話欺負我，我

告訴舅舅舅母去。(轉身要去)

寶 (連忙攔住) 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兒吧，要是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龜吃

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兒，我往你墳上馱一輩子碑去。

黛玉 (不禁失笑，揉眼) 一般唬得這個樣兒，還要胡說吓，原來也是一個「銀樣蠟槍頭！」

寶（笑）你說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

黛 你說你會過目成誦，我難道不能一目十行嗎？

寶（笑着收起書來）正經快把花葬了吧！

（二人笑着攜手同下。）

（稍停，賈母，鴛鴦，襲人，王熙鳳，寶釵同上。）

鳳 老祖宗瞧瞧，安排得怎末樣？

母 好極了，我就要這樣，一個人一個兒，坐着寬敞些。誰愛吃什麼就擺什麼？誰安擺的？

鳳 寶姑娘。

母（點頭）我就知道是她，心細，做事有計算。咦，寶玉呢！這個猴兒，又跑到哪兒去了？

鳳 剛才還在這兒的。

鳳（指橋那邊）那不是快來，寶兄弟，老太太叫你呢！

寶（在外）來了！

（湘雲男裝上。）

母（誤以爲是寶玉）快來，快來，寶玉兒！

雲（作寶玉聲）來了，老祖宗！大家笑！

母 什麼事呀！(大家不語，看清了)原來是你。

雲 老祖宗，我裝得不差吧！(對走來的寶玉)真的可來了，我可得讓位了。(大家笑)

(寶玉黛玉上。)

老太太！

母 黛寶 還不快坐下，你們說做詩的呢？(對鴛鴦)擺起來，(對大家)你們做你們的，我原是來湊個趣。

(鴛鴦襲人排桌菜。)

鳳 老祖宗，還是先吃起來吧！我瞧，他們不吃做不出詩來。

(對鳳)猴兒，就是你嘴饞，好吃吧！

(大家安排酒菜。)

(平兒上。)

鳳 又是什麼事？

平 那回打抽豐的劉姥姥送了些瓜果野菜，說是……

鳳 打發她去吧！

平 是！

母 什麼劉姥姥？

鳳 上一趟來過，自承是太太同宗的一個老婆子。

母 哦！不錯，我記起來了，我正想個積古的人說說話。請來我見見。

鳳 這可走運了。（對平兒）快去帶她來！

平 就在外面。（對外）姥姥，快進來！

（劉姥姥帶了板兒上，見了這些姑娘，茫然不知所措，看見賈母連忙下拜。）

姥 請老壽星安！

（大家掩口笑。）

母 （欠身）你好！（對鴛）快拿過椅子來，（對姥）請坐！

姥 （推板兒）叩頭啊！（板兒不叩）在家裏怎末說的，這孩子。

母 隨她去吧！拿點菓子去吃。

（鴛鴦拿了菓子給板兒吃。）

母 親家，你今年幾歲了？

姥 七十五歲了。

母 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我老了，不中用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來，我怕人笑話，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玩笑一會子就完了。

姥 這真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可惜不能。

母 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

(大家笑)

母 我剛才聽見說你帶了好些菜來，我正想新洋的吃一點。

姥 這些野意思，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呢，只是吃不起。

母 你要是高興，住兩天，我請你吃幾頓家常便飯，也逛逛我們這園子，也嚐嚐園子裏的菓子。

鳳 我們這兒雖比不上你們場院大，空屋子倒有兩間。

母 (笑) 鳳丫頭別拿她取笑，她是村裏人，哪裏攔得住你打趣！

姥 老太太，別說打趣，奶奶肯跟我們說話，已經是十二分把我們瞧在眼裏了。

(大家笑)

母 你們別笑，(指姥)這是姨太太(對衆姑娘)還不過來見見劉姥姥！

姥 別折死我了。(看見這些姑娘，眼花撩亂) 啊呀！我的媽，從前只以為畫兒上才有這樣的美人兒。(一

直臨到黛玉)別是神仙托生的吧！

黛玉 這個鬼老太太(掩鼻嫌惡地退開)

(大家笑)

(一隻掛着的鸚鵡叫。「人來了，人來了」)

板 (指着鳥) 大花雀兒，大花雀兒！

姥 不許亂叫！(看了看鸚鵡) 噯，誰知道城裏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變俊了，會說話。(大家笑)

雲 (走了過來) 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

姥 瞧，這籠子裏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來，說人話呢！

寶 那是鸚哥兒！

(大家笑。)

姥 啊啊我說的哩，(對花) 瞧這花也怪，幾曾見過這種花紅柳綠的玩意兒！

母 哦，這是玫瑰花，外國種。(對鶯) 插兩朵來。

(鶯鶯拈了奉給買母。)

母 (揀了一朵戴上，對劉姥姥) 老親家，你也戴一朵。

鳳 不用老祖宗費心，(對姥姥) 姥姥，過來，我給你打扮打扮！(橫七豎八地給他插了一頭) 這可好了。

(大家笑。)

姥 (笑) 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麼體面起來。

大家 你還不拔下來摔到她臉上，把你打扮得成個老妖精了。

姥 (不以為意笑) 我雖然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今兒索性做個老風流吧!(大家笑)

(板兒看見桌上東西,想吃,姥姥阻止。)

姥 不許動。

板 外婆,我餓!

姥 小鬼,一點餓也經不起。

母 老親家,還沒用過點心吧?

姥 一早就往城裏趕,不怕您笑話,中飯也沒吃呢!

母 啊呀,餓壞了那怎末行,快開飯,大家坐下吧!(對寶玉)寶玉兒,別瞎跑,靠着我坐。

(大家坐。襲人等擺酒菜。)

母 老親家,你坐啊!

(姥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黛玉指着她給大家看,大家笑。)

襲 (對襲人等,低聲)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個湊趣的,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了

個女清客了。

(寶釵等點頭不語。)

雲 咱們今兒就拿她取個笑兒。

姨 你們又淘氣了。

鳳 不要緊的，姑媽。(對鶯鶯耳語，又低低地)再給她一副烏木鑲銀的沉筷子，讓她菜夾不起來。

(鶯鶯向劉姥姥招手，對她耳語。姥姥點頭。)

鶯 (一板正經地) 這是我們這兒的規矩，吃飯之前，先得說一套話，你只看我一抬手就站起來，大聲

嚷嚷。

(劉姥姥點頭，歸座。)

母 (揮手) 老親家，不客氣，請偏吧!

姥 (站起來，高聲大嚷) 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說完敲着腮幫子，兩眼直視)

(大家先瞧着，然後不禁大笑。獨有鳳姐，鶯鶯二人正顏。)

姥 (坐下拿了筷子，覺得太沉) 噯! 金筷子。

鳳 (對鶯) 餛蛋。

(鶯鶯放餛蛋到姥姥面前。)

姥 這兒的雞也好，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俏的，我且吃一個。

(大家笑。)

母 這定是鳳丫頭捉狹鬼鬧的，快別信她的話。

鳳 (笑) 一兩銀子一個呢！姥姥，快嚐嚐！

(姥姥伸筷夾，夾不起，滿碗亂轉，好容易撮起一個來，才伸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到地下去揀，早給人揀去了。)

姥 唉！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

(大家又笑。)

姥 這筷子好沉，富貴人家，什麼都怪，筷子像扁擔！

母 誰這會子又把那筷子拿出來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大家不響) 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雙烏木的來！

(鴛鴦爲姥姥換了烏木鑲銀筷子。)

姥 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倒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

鳳 菜裏要是有毒，這銀子下去就試得出來。

姥 呀，這菜裏有毒，我們的那些，都成了砒霜了。(大嚼)

(大家笑。)

母 我這兒還有！

(大家把菜都推在她身邊。)

鳳 老祖宗，難得老親家來，今兒也該喝幾盃，行個酒令。
母 好好，拿酒來！（對要人）關照唱戲的孩子們，外面等着一邊喝酒一邊聽戲。（要人下）

（丫頭拿酒）

鳳 既行令，還得叫鴛鴦姐姐來行才好。

（鳳姐拉了鴛鴦，對她使眼色）

鴛 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

大家 自然，自然，快些說。

姥 （站起要走）別這樣捉弄人，我可要回家去了。

大家 使不得，使不得。

（大家拉她坐下）

姥 （應）饒了我吧！

鴛 再多話，罰一大盞！（站在當中）如今我說副骨牌兒，從老太太起，順下去，每說一張牌，就要接着比一句，要比得好，比得像，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都成，可不能不押韻，錯了就罰他！

大家 （會意）好好！

鴛 有了一副了：老太太左邊是張「天」。

母 頭上有青天。

大家 好！

鴛 中間是個五合六。

母 六橋梅花香徹骨。

鴛 剩了一個六合么。

母 一輪紅日出雲霄。

鴛 湊成卻是蓬頭鬼。

母 這鬼抱住鍾馗腿。

(大家笑,喝彩)

鴛 (對黛玉) 臨到林姑娘了……有了,左邊是個「天」。

黛玉 「良辰美景奈何天。」

(寶釵看她一眼,她不知。)

鴛 中間錦屏顏色俏。

黛玉 「紗窗子沒有紅娘報。」

(寶玉拉她,她不理。)

鴛 剩了二六八點齊。

黛 雙瞳玉座引朝儀。

鴛 湊成籃子好採花。

黛 仙杖香桃芍藥花。

鴛 (對湘雲) 史姑娘!

(鳳姐對湘雲耳語, 湘點頭。)

鴛 左邊四五成花九。

雲 桃花帶雨濃。

大家 錯了, 該罰, 該罰。

鳳 快吃了酒, 聽劉姥姥的。

姥 我們莊家閒了, 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兒, 可不像這末好聽就是了, 少不得我也試試看。

大家 (笑) 容易說的, 你只管說, 不相干。

鴛 (笑) 左邊大四是個乂。

姥 (想了半天) 是個莊稼人吧!

(大家竊笑。)

母 (笑) 說的好,就是這麼說。

姥 我們莊稼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姑娘姐姐別笑。

鴛 中間三四綠配紅。

姥 大火燒了毛毛蟲。

大家 (笑) 好!再說。

鴛 左邊么四真好看。

姥 一個蘿蔔一頭蒜。

(大家笑。)

鴛 湊成便是一枝花。

姥 (兩隻手比着連自己忍不住笑) 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

(大家大笑。)

大家 好,好,好。

母 拿大杯來。(鴛鴦拿大杯)

姥 啊呀,太多了!

鳳 我敬你一杯!

鴛 我也敬你一杯！

(大家鬧酒。)

母 慢些，別噎着。

(外面音樂。)

姥 (醉了，手舞足蹈) 啊！真是神仙境界！多好聽，老太太，我像是騰雲駕霧上了天了。

寶 (走到黛玉處) 你瞧劉姥姥的樣子。

黛 當日聖樂一奏，百獸齊舞，如今才一牛罷了。

(大家笑。)

(樂止，劉姥姥幾乎跌倒。)

母 老親家，咱們出去散散，也看看我們這園子。

(大家起立。)

母 這邊走，當心那邊青苔滑倒了。

姥 不相干，我們走慣泥地的，有什麼——

(正說着，一交跌倒，大家笑。)

母 (笑着罵) 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

(劉姥姥飛了起來)

母 可扭了腰沒有(對鴛鴦)去給她捶捶。

姥 說得我這末嬌嫩，成個大姑娘了，都要捶起來，還了得。(揉肚)哎喲，哎喲！

母 怎末了？

姥 肚子痛得厲害！

鴛 快來，快來！

(劉姥姥，鴛鴦下。)

(賈母，薛姨媽，襲人等亦下。)

寶 快來做詩，快來做詩。

釵 就是你忙。

黛 還做詩呢，全給這個什麼劉姥姥攪翻了，這會兒肚子還疼呢！

雲 做什麼，寶姐姐，快說！

黛 每人一首詠牛的七律！

(大家笑)

(香菱上)

雲 香菱姐姐，快來，你不是說過要學做詩嗎？

釵 快別招她。幾次三番央求我帶她進園子裏住，跟着學做詩呢！

寶 好啊！咱們正嫌人少。

釵 好了，好了，哪兒個個人有你那末閑。（對香菱）什麼事？

菱 大爺回來了，要太太回去有事商量。

釵 太太跟老太太散去了。（香菱呆看不走）快去啊！

（香菱快快不樂。）

雲 別聽你們姑娘的，回頭你只管來好了。

（香菱下。）

雲 寶姐姐，快出題啊，林姐姐，你限韻。

（正在大家思索時，鴛鴦上。）

鴛 雲姑娘，你家裏來了人，接你回……

……

寶 （對鴛）告訴他，明兒回去。

鴛 已經來接過兩次，太太說不能再不讓大姑娘回去了。

雲 (起立)……

寶 再多住一天，雲妹妹。(湘雲游屐)

鴛 快去吧，你們老爺想着見你。

釵 讓她去吧！

(湘雲鴛鴦下，寶釵寶玉送行。)

雲 (在外) 別送了。

釵 (在外) 空了來啊！

雲 (在外) 一定來！

(風落花。)

黛 明年花會再開，可是人呢……

(寶釵寶玉走回，薛姨媽，香菱上。)

釵 媽！

姨 又喝酒了吧！瞧你這樣兒。(撫她)

釵 媽沒有。

姨 快跟我回去吧！你哥哥等着你呢。(對寶) 老太太叫你！

寶 哦！

姨 快去吧！

寶 (對黛玉) 來啊！

黛 (搖頭)……

(寶玉下)

姨 好生走！(對釵) 去吧！

釵 (對黛) 你也回去吧！林妹妹！

黛 我就要回去的。

(寶釵香菱姨媽齊下)

(只剩黛玉一人呆立)

(淒涼的笛聲，風吹落花)

聲 「……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紫鵲上)

鵲 姑娘一個人在這兒！

黛 (痴點頭)

鵬 怎麼，你的眼睛——

黛 (用手巾拭) 沒什麼。(咳)

鵬 太陽快落山了，別凍着，姑娘！

(杜鵑叫)

鵬 太陽落山了，回去吧！

黛 (傻傻抬頭) 回去？

鵬 是的，回去。——寶二爺呢？

黛 老太太叫去了。

鵬 寶姑娘呢？

黛 回去了。

鵬 史大姑娘？

黛 也回去了。

鵬 姑娘也回去吧！

黛 (彷彿不解) 也回去？……回到哪兒去？

鵬 (不解) 姑娘！

(風中送來嗚咽的斷笛，如訴如泣。)

黛 (忽然) 紫鵲，你也有家嗎？

鵲 (點頭) 有的。

黛 在哪兒？

鵲 (搖頭) ……

黛 那你也是……(執其手)……

鵲 沒有父親，沒有母親，從小賣到這兒來的。

黛 那你該知道沒有家的人……(垂頭拭淚)

(風吹花落。)

鵲 花快落完了。

黛 春天就要去了。

(靜，笛聲。)

鵲 姑娘，回去罷！

(杜鵑叫。)

鵲 杜鵑鳥兒叫着，天晚了。

(稍停)

黛 (微睜其眼) 那隻大燕子回來了嗎?

鵲 姑娘忘了，牠已經兩天沒有來了。

黛 牠是再也不回來了。(揮手，紫鵲一步一步退下。)

(靜，風吹殘餘的落花，落滿黛玉衣襟，她慢慢站起來放入錦囊，慢步走入叢林中。)

(風，杜鵑叫着。)

(寶玉憂鬱地兜了一衣落花上，慢慢走向花塚。)

(不遠處黛玉啜泣，寶玉停步。)

(聽見黛玉悽切地低吟。)

黛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寶玉痴，呆立。)

(遠處吟詩聲。)

黛 「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寶玉惘然坐橋欄上，衣中花瓣落地。)

(風吹落樹上僅剩的花瓣，蝴蝶似地飛滿天空。)

——幕徐徐下

第二一幕 第二場

怡紅院寶玉臥室連同外面遊廊。

幕開時，晴雯一個人噓瓜子，搵扇乘涼。襲人笑着上。

雯 什麼事這末高興？

襲 你沒看見呢！這個劉姥姥把人肚子都笑疼了。

雯 上次來過，硬跟太太攀親的那個鄉下老太婆？

襲 這回又來了，老太太叫她進來，二奶奶鴛鴦逗得她取笑兒。剛才在園子裏走走，她看見牌坊，就叩

頭，問她幹什麼？她說這是玉皇寶殿。

雯 我去瞧瞧去。

(起立。)

襲 二奶奶灌了她一肚子酒，弄得她顛顛倒倒的。

(寶玉上。)

寶 (憂傷地坐下) 唉！

襲 又是什麼？

寶 (忽然) 春天爲什麼要來?

襲 (莫明其妙) 春天爲什麼要來……春天——

寶 爲什麼要去呢?

襲 要去——自然要去的。

黛 既然要去，爲什麼要來……唉! (無聊地搥扇)

(晴雯、襲人二人對看)

襲 你喝茶嗎? (下)

寶 換衣服吧! (爲他換衣，失手把扇子碰落地上，骨子打折)

襲 (不高興地) 唉! 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

寶 (冷笑) 二爺近來氣大得很，行動就給人臉子瞧，也不知道爲什麼總是這末不高興，這會兒又來尋我的不是了，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了什麼大事，先時候，什麼玻璃缸，玻璃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有見過生氣，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何苦來呢，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

寶 (氣得渾身亂戰) 你不用忙，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

(襲人從內間連忙走出)

襲 好好兒的，又怎末了？可是我說的，一時不來，就有事故兒。

襲 (冷笑) 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呀！省了我們惹的生氣，自古以來，就只有你一個人會服侍，我們原不會服侍的。

襲 (竭力忍住氣) 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兒，原不是我們的不是。

襲 (大為嫉視) 哼，我倒不知道「我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過我！不是我說正經，明公正道的，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是的，那兒就稱起「我們」來了。

襲 (臉紅) ……

寶 (站起來) 你們越氣忿，我明日偏抬舉她。

襲 (過去拉了他的手) 她一個糊塗人，你跟她分證什麼？

襲 (冷笑) 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跟人說話，我不過奴才罷了。

襲 (急了，正言) 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還是和二爺拌嘴？要是心裏惱我，你只和我說，犯不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末吵得萬人知道。我才不過爲了這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棍帶棒，總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

(襲人往外走。)

寶 (向晴雯) 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

雯 (傷心地哭了) 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夠的。

寶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同門走去)

襲 (攔住，笑) 往哪兒去！

寶 回太太去。

襲 (笑) 好沒意思，認真地去說，你也不怕臊了她。就是她認真要去，也把氣平下去了，等無事中說

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地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

寶 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她鬧着要去的。

雯 (哭) 我多早晚鬧着要去的，不說生了氣，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好了，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個

門兒。

寶 (不解) 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只管鬧，我經不起吵，不如去了倒乾淨。(仍然要去)

(襲人阻止)

襲 二爺就放過這一遭吧！

寶 唉……叫我怎樣才好？這個心便碎了，也沒有人知道。(淚下)

(襲人拭淚，晴雯嗚咽)

(黛玉上)

黛玉 怎末好好兒的哭起來了。(指旁邊几上瓜子，打趣地)難道是爲爭瓜子吃，爭惱了不成？

(寶玉，襲人失笑，暗笑下)

黛玉 (笑)二哥哥，你不告訴我，我不問就知道了。(一面拍襲人肩膀笑)好嫂子，你告訴我，一定是你們兩

口子拌了嘴了。告訴妹妹，替你們和息和息。

襲 (推她)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

黛玉 你說你是丫頭，我只當你當嫂子待。

寶 你何苦來替她招罵呢！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些個。

襲 (笑)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

黛玉 (笑)啊呀你死了，別人不知怎末樣，我先就哭死了。

寶 (認真地)你死了，我怎末辦？

黛玉 你這話說差了，我死了，與你什麼相干，你是龍顏玉體，只有那些金玉人兒才說得上，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丫頭罷了。

寶 又嘔人了。

黛玉 可不是！

寶 你再說，我就——（拿起玉來作要摔狀）

襲（着急）二爺！

黛（也着急）你怎麼了？（阻止）

寶 好，我不摔，可是你答應給我重做的玉穗子呢？

黛（笑）沒有那末便宜。

寶 我明明看見你做好了，去，去，拿給我。（拉了黛玉就走）……哼，今兒你說酒令，「西廂記」，「白牡丹」，

都說出來了，你知道，不知道？

黛（想起）哦！怪不得，寶姐姐只盯着我看。

（二人下。）

襲 晴雯，晴雯……跑了（下）

（劉姥姥跌跌踉踉上。）

姥 啊呀，我走到哪兒來了？姑娘，姑娘，這是哪兒……剛才這是這兒嗎……哦，亭子，花兒，樹兒，是的，是

這兒，我的頭怎末了……那幾杯酒多甜呀！（砸嘴）哈哈……咦，他們到哪兒去了？（走入內室，對

着一幅美人畫笑）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來碰去碰到這兒來了。（見她不言）咦，姑娘，你怎末

不理我？（跑過去拉她，手撞在壁上。）啊呀！什麼……（細看）一幅畫兒，哪兒來這種凸出來的畫？（用手

摸)真是稀奇玩意兒!哈哈!……(走入裏面)啊呀!阿彌陀佛,可不是個神仙境界!指)這是什麼!
 (又指)這是……啊呀!我的頭喝得太多了。忽然看見穿衣鏡裏有她的影子)呀!親家母,你也來了?想
 是見我這幾天沒家去,找我來了?是不是虧你找得來,這兒地方可大着啊!哪位姑娘帶你進來的?
 ……你還沒見見面,見這兒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哈,你好不害羞?羞她,見她也羞?怎
 末,你還好意思羞我!指她)你,你瞧你那瘋樣兒!一手碰到穿衣鏡上)呀,這,這別是什麼穿衣鏡
 吧!用手摸)是的,是嵌在板壁當中的,笑)錯了。手碰着機關,突然門開)這是哪兒?看見牀)這可
 好了,讓我歇歇!倒在牀上)好舒服啊!好像全是棉花……上了天……(睡着了,打鼾)
 (鴛鴦,襲人同上。)

襲 只怕劉姥姥在哪兒迷失了。

鴛 這個窮老婆子,今兒一頓酒夠她受的!

(二人走入,見她,大驚。)

鴛 啊呀!瞧!

襲 快推醒她,二爺知道了還了得。(推她)喂,起來,起來!

姥 (驚醒,起來揉眼)誰啊?嚇)姑娘,我——該死,該死,我怎末睡着了!

鴛 快跟我來,老太太在那兒問你呢!

姥 可怎末好，怎末好？

(襲人點香)

襲 你只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好了，千萬別提到這兒來！

姥 這是哪個小姐的繡房，這末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似的。

襲 這個嗎？是寶二爺的臥房啊。

姥 啊呀！二爺的，怪不得他像個女人……

(三人下)

(稍停，天色漸暗，晴雯不高興地上，點亮屋內燈，然後拿起扇子，靠在外面枕榻上乘涼)

(寶玉上)

寶 (以爲是襲人) 你一個人，當心蟲子咬了。

襲 (翻身轉過來) 何苦又來招我！

寶 哦，是你……(笑着拉她手起來，二人坐下) 你的性子越發嬌慣了，先一會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

末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勸你，又拉上了她，你自己想想該不該？

襲 怪熱的，拉拉扯扯地做什麼？叫人看見什麼樣兒呢？我這身子本來不配坐在這兒。

寶 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躺着呢？

愛 (不禁笑) 嗤,你不來使的,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臉,蔑頭去。

寶 我來給你蔑。

愛 我沒那福氣。……好吧,我也不去了。

寶 那末我們兩個人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有了,這末着吧!給我拿點菓子來吃罷。

愛 可是,我一個蠢才連扇子還跌折了,哪兒還配打發取菓子呢!倘或再砸了盤子,更了不得了。

寶 (笑) 你愛砸就砸,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有所愛。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撕着玩兒也使得,只是別生氣時,拿牠出氣,就是愛物了。

愛 (笑) 既是這末說,你就拿扇子來給我撕,我最喜歡撕扇子。

(寶玉笑着遞給她,晴雯撕,二人笑。)

寶 撕得好,再撕響些。

(襲人上。)

寶 快來,快來!瞧撕扇子玩兒。

襲 啐,少作點孽罷!

(寶玉跑過去,搶了她手中扇子,給晴雯撕,二人大笑。)

寶 古人說,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

襲 (不以爲然地) 天黑了,二爺,玩笑也得看看時候。

雯 自然啦,二爺都是我們沒天沒夜地教壞了的。

寶 (怕她們再吵起來) 一塊兒進去吧!(突然站住) 啊呀!我忘了……(向外走)

襲 這會兒,還要到哪兒去?

寶 林姑娘那兒去拿玉穗子。

襲 明兒去吧!這末晚了,明兒老爺還得問書。

寶 (稍遲疑,勉強地) 好吧!

(寶敘上)

襲 寶姑娘來了,裏面坐。

敘 不早了,你們也要睡了!吧!

襲 還得趕着溫書呢!

敘 是老爺要問吧!(笑) 那我去了。

寶 再坐會兒,不礙事的。這種書少讀點也吧。

敘 寶兄弟,你也該多讀些正經書。

寶 什麼是正經書,難道就是八股嗎?寶姐姐,我一看見這東西就頭疼,一點沒有意思,全是硬做出來

的，除了考舉人進士，又有什麼用？

敘 就算你不想中狀元，做大官，也得懂點仕途經濟的道理，日後也有個正經朋友，讓你只在我們隊裏，攪得出些什麼得來？

寶 (大覺逆耳) 寶姐姐，想不到你也這樣，我這裏算是腌臢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

(敘窘)

襲 姑娘快別說她，前天雲姑娘也說了他一次，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拿起腳來就走了，幸

好這是雲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要鬧得怎末樣，哭得怎末樣呢！

寶 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要是她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她生分了。

襲 這也是混賬話嗎？還不陪個不是，寶姑娘生氣了。

敘 (笑) 哪兒話，不過大家隨便說說。

寶 寶姐姐，恕我頂撞了你，吃點瓜子罷！

(大家笑)

雯 (埋怨地) 天黑了，來了就不想走，管牠，關起門來，我可要去睡了。

(黛玉上手拿玉穗子，紫鵲拿一燈籠)

黛 你先回去，等一會再來接我吧！

鵬 是(下)

(她一面看玉穗子，微笑，一面敲門。)

(寶玉送瓜子。)

釵 寶兄弟太客氣了。

(笑。)

雯 又是誰？

黛 是我。

雯 誰？

黛 我！

雯 都睡了，明兒來。

黛 是我，快開。

雯 (生氣) 管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

(黛玉楞呆。)

(風雨，鳥啼。)

(黛玉聽見屋內笑聲，心痛，燈籠落地。)

——幕緩緩下

第二幕 第一場

瀟湘館外。

黛玉扶着竹子調弄鸚鵡。紫鵲站在一邊。

鵲 吃藥了，姑娘。

黛 ……………

鵲 藥快涼了，姑娘。

黛 (厭煩地) 你倒底要怎麼，只是催我吃與不吃，與你什麼相干？

鵲 (笑) 咳嗽得才好些，又不想吃藥了。

黛 吃了又有什麼用，不吃也罷了，橫豎我是個沒人問的人。(對鸚鵡) 儂今葬花人笑痴，……

鵲 寶二爺這幾天往學裏去了，也難怪他沒有來。

黛 誰問他來了？

鵲 我不過是說說吧了。

鸚鵡叫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黛 (破顏) 你這鬼東西。

鵲 瞧，姑娘這幾句詩連鸚鵡都會唸了。我說，姑娘也出去走走，散散心吧！(黛玉搖頭) 要不，到寶二爺那兒去坐坐也好。

黛 (生氣地) 不去。

鵲 昨兒我聽襲人姐姐講，今日寶二爺不去上學。

黛 他上學不上學關我什麼？

鵲 不是我說，二爺待姑娘也算好了。

黛 (瞪她一眼) 哼，你知道什麼！

(二人走向屋內。)

黛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

(二人下。)

黛 (在內)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上，聽見黛玉吟詩，停住。)

寶 (自語) 花落人亡兩不知，花落——人亡——兩——不知！

(黛玉掀簾又出。)

黛 誰？（見是寶玉）呸，我打算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唉！（回身就走）

寶 你且站着，（黛不理）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摺開手。

黛 （勉強停住）請說！

寶 說兩句話，你聽不聽呢？

（黛玉回頭就走。）

寶 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黛 （站着）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

寶 當初姑娘來了，不都是我陪着玩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找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得乾乾淨淨。收着等姑娘回來。一個桌子上吃飯，一個床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替丫頭們都想到了。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才見得比別人好。如今誰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裏，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姐妹，也和你是獨出，原以為你和我的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哭）

黛 （不禁淚下）……

寶 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怎末不好，可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錯處，你或是教導我，戒我下次；或是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

兒，少魂少魄，不知怎麼樣才好。就是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脫生。還得你說明了緣故，我才得超生呢？

黛 既這末說，爲什麼那一天晚上，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呢？

寶 呀，這話從哪兒說起，這一定是丫頭們不好。記得春天劉姥姥來，也有過這末一次，後來你不是弄明白了。

黛 我不信。定是你預先關照的。

寶 (急了) 我要是這末着，立刻就死了。

黛 大清早上，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

寶 實在沒有見你去。

黛 那你怎末這些日子來也不來呢？

寶 天天想來，一上學就沒工夫，今兒好容易先生放學，一來了，你又生我的氣。

黛 我就是生氣，也不敢把你關在門外頭。

寶 一定是丫頭們懶得動。等我回去查問清楚，問了是誰，教訓教訓她們。

黛 (正顏) 你的那些姑娘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可大了。

寶 (又是恨又是愛) 你——
鴿 寶姑娘來了。

(寶釵, 香菱上)

釵 (笑着) 顰兒, 顰兒, 我要找你算賬!

寶 (笑) 什麼事?

釵 就爲了顰兒要教她做詩, 她一夜也沒好睡, 對着月亮整夜唧唧噥噥, 也不知道說些什麼, 直鬧到五更才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 就爬起來, 忙着趕來你這兒。她本來就頭暈腦脹的, 再添上這個, 可不成個瘋子了。

黛 (笑對香菱) 別理她, 菱姑娘, 拿來我瞧瞧。

菱 這是胡縐的, 不知道行不行。(遞上) 還像「吟月」嗎?

黛 (陰) 「非銀非水映窗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寶 好, 好。

黛 (搖頭) ……

釵 不像吟月, 「月」字底下添個「色」字倒使得。

黛 (對菱) 也難爲你了, 只是……還得推敲。去再做一首還是十四寒的韻。

寶 可惜雲姑娘不在，不然，咱們詩社可熱鬧了。

(香菱跑到花台旁呆想。)

釵 瞧，(指她)可真成詩魔了。(對黛)都是你招的！

黛 聖人說：誨人不倦，她既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

寶 明兒等雲妹妹來，馬上開一社，一定邀你，菱姑娘！

菱 真的嗎？(仍在思索)寒……珊……殘……(慢慢走去)

寶 (叫)寶姐姐，這些日子你幹什麼來了？(見黛玉走)林妹妹

(雪雁上。)

雁 二爺，襲人姐姐說，老爺叫你去呢。

寶 老爺！

(寶王急急下。)

(黛玉咳嗽。)

釵 你咳嗽得怎麼了？

黛 還是老樣子。

釵 (扶她)進去坐坐吧！

黛 不(坐下)

敘 給大夫瞧了沒有(黛點頭)瘦多了!我瞧這裏走的幾個大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鬧一春一夏,也不是個常法兒。

黛 不中用(傷感地)我知道我的病是不會好的了(咳)

敘 快別這末說,那天我看那藥方上人參肉桂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免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爲要。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要吃慣了,比藥還強。

黛 (不禁感動)我也知道,雖然燕窩易得,可是我這病每年要犯,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

敘 (點頭)我只怕你不要。(打開包)已經給你帶來點兒了。

黛 (大爲感動)你真是好人,寶姐姐,難爲你這末關心。

敘 要是你這兒不便,我可以叫家裏丫頭熬了送來。

黛 多謝你,我這兒有爐子。(又咳)

敘 瞧你這樣兒,真讓人心疼,這兩天去回了老太太嗎(黛玉搖頭),爲什麼?

黛 常常犯的老毛病,讓老太太知道了又是送這送那,驚師動衆的……你瞧,這兒這些人,瞧着老太

太疼寶玉和鳳姐姐，他們背地裏還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不是什麼正經主子，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何苦讓他們咒我！

這末說，我也和你一樣。

黛 你怎末好比我？你有母親，哥哥，家裏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情分，暫住一些時候，趕明兒你搬出園子，就回自己的家。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都是和他們家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嫌的？

釵 (取笑地) 將來也不過多費一副嫁妝吧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裏？

黛 (紅臉) 人家把你當個正經人，才把心裏的煩難告訴你聽，你反來取笑我。

釵 雖說取笑，倒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才不怕你嫌棄把燕窩帶來。

黛 東西雖小，難得你這末體貼關心。我原是個多心的人，一向總以為你有心藏奸。哪兒知道，都是我的錯。(淚下)

釵 好妹妹，別哭！你是個聰明的人，什麼都看得開些，我沒妹妹，你就好像是我妹妹一樣，有什麼煩難，只管告訴我好了！

(二人對泣。)

(雪雁上。)

雁 史大姑娘來了，在前邊。(下)

釵 (連忙擦淚) 她來了。(起立)

黛 (拭淚) 誰都有父有母！

釵 (安慰地) 別難過，(慨然) 做個姑娘，將來總要丟下自己的家的。——雪兒已經許了人家。

黛 真的……我倒要問問她，她說一輩子不嫁人的。(也要去)

釵 你也別去，讓我叫雲兒到這邊來！

(湘雲悄悄地上。)

雲 什麼事找我。老太爺我來了。

釵 瞧，已經許了人家，還是這末不老實，小孩子脾氣。

(湘雲羞怯。)

黛 怎末了？那時候，你跟我說過，要跟男子一樣，這會兒怎麼又怕起難為情來了？

釵 別跟他說了，難得來一趟，裏面坐下來，大家談談。

雲 我給你們帶來幾樣小東西，(對釵) 這個給你，(對黛) 這個給你，都是我叔叔宮裏得來的……

欽 謝謝你！

雲 你們這些時好嗎？詩社開過沒有？

欽 缺了你，大家就少了勁兒。你林姐姐又病了。

黛 我們剛才正在說，要是你在這兒就好了。

雲 什麼？

黛 香菱飯也懶得吃，覺也不想睡，一心想做個女詩家呢！

雲 在哪兒？

黛 喏！(香菱搖頭擺尾上)

雲 啊呀！(見香菱嘔心狀，笑)

菱 (自語)「精華欲掩料應難……精華欲掩料應難……精華……」

欽 瞧她那自言自語搖頭擺尾的樣兒。

◎ (大家笑。)

雲 (走去) 菱姑娘，你閑閑吧！

菱 (怔怔地)「閑，閑，」錯了，錯了，閑字是十五刪，錯了韻了。

(大家大笑。)

菱 (醒) 啊! 雲姑娘, 怎末時候來的?

雲 早來了, 看着你做詩呢!

菱 (難爲情) ……

雲 要學詩, 得拜我做老師。

黛 怎末樣, 又是一個誨人不倦的。

釵 「人之患, 在好爲人師。」

雲 寶哥哥呢?

黛 這會他忙着呢, 十天半個月不打照面。(咳)

釵 別站在風口。

黛 裏邊去。

釵 雲兒, 還是先到我那邊去坐一會兒, 這兒讓林妹妹蕙蕙再來!

雲 好, 我正有話跟你談! (對黛玉) 一會兒見。(黛玉下)

(二人要下。)

(寶玉上。)

寶 雲妹妹, 我已着你來了那末多天, (拉她) 快到我那兒去。

雲 (退，淡淡地)……哦！

寶 (愣)

敘 大家都大了，還是這末孩子氣。(見寶玉呆)來吧！大家斯斯文文地談談。

(寶玉呆立)

雲 (覺得剛才過份了，馬上安慰地)愛哥哥，你怎末了？我有東西送你。

寶 (緩過氣來)哦，哦！什麼？

雲 寶姐姐，林姐姐是一個香串子。你是一個荷包。

寶 什麼香串子？我瞧瞧！

(寶釵褪不下，寶玉細看她膀臂入神。寶釵羞。這時黛玉上。)

雲 快去看看林姐姐去，她剛才還怪你整年半個月不打照面呢！

寶 這是她多心，這些日子我忙着上學。

(黛玉上)

雲 (拉釵)快走！我就要走的。

寶 這末忙幹什麼，來了，還不多住幾天。

(雲搖頭，釵微笑。)

寶 爲什麼？

釵 大妹妹就要是人家的了，還能住在這兒！

(寶玉呆)

釵 來不來，不來我們走了。

(鳳姐上)

鳳 雲妹妹，來了就往園子裏跑，倒底姐兒們交情好。

雲 我就預備來看你的，鳳姐姐。

鳳 (打趣地) 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啊！

(湘雲羞怯)

釵 快別說了！鳳姐姐，你是來幹什麼的？

鳳 我是來看看你們，(對寶玉) 寶兄弟，快去，老爺那兒來了客，要你就去！

寶 (驚立) 老爺又叫我！(急下)

(黛玉出)

鳳 (看見黛玉，親熱地) 好妹妹，這兩天怎麼樣？我就是來來看看你。(對釵、雲) 你們這會兒是到老太太那兒去嗎？我就來！

(钗、雲、菱下。)

鳳 這兩天天天要來，總是別的事就攔了。老太太老是問起你呢！咳嗽好一點兒嗎？

黛 謝謝你，也就是這樣兒。

鳳 我叫他們丫頭送來的人參肉桂送來了沒有？

黛 是不是上個月底平姑娘送來的，早拿到了。

鳳 啊呀，這些丫頭真懶，我昨天還關照她們送點新鮮的來。回頭我去問她們，混賬東西，把我的話不當做一句話。(忙碌地) 妹妹你好生保重，我還有事……唉！煩死人了……園子裏這會兒冷靜多了，雲姑娘出了門，更不能常來了，寶姑娘又要搬出去！

黛 唉，全都散了！

鳳 (有意無意地) 趕明兒寶玉再定了親！

黛 定親？

鳳 剛才老爺叫寶兄弟去，就是爲了這件事。(試探地瞞着她) 說是一個姓張人家的小姐。

(紫鵲上，站一旁。)

黛 (呆) 哦！

鳳 其實，(開玩笑地) 現成的親事，何必到外面去找！

黛

……

(襲人上,手拿外衣)

襲

寶二爺不在這兒?二奶奶!

鳳

前邊去了!

襲

天涼了,也不多穿件衣服。

鳳

(見黛玉不說話)紫鶯,快招呼姑娘,別遭了涼!(下)

襲

二奶奶!(隨後亦下)

鶯

姑娘,姑娘燕窩熬好了。這會兒吃嗎?

黛

……

鶯

怎麼了?

黛

……(拭淚)

(紫鶯扶黛玉要下)

(寶玉上)

寶

討厭,(見黛玉哭)妹妹,怎末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

黛

我何曾哭了?

寶 (笑) 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沒乾，還撒謊呢！(替她拭淚)

黛 (忙退) 你要死了，又要動手動腳的。

寶 說話忘了情，不覺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

黛 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張大小姐，張二小姐，可怎麼好呢？

寶 (急) 你還說，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

鵬 (和解) 二爺，你別氣，是我們姑娘說差了。

黛 (見他着急，不免後悔，陪笑) 你別急，這有什麼，筋部暴起來，急的這一臉汗。(拿手絹替他拭汗，紫鵬下)

(二人對看半天)

寶 你放心。

黛 (怔怔地) 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這個話，你倒說說，怎末放心不放心？

寶 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平素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

黛 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

寶 好妹妹，你別哄我，你真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用了心，連你素日待我的意思也都辜負了。你都是因爲這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要是寬慰些，這病也不會一天重似一天了。

黛……(感動得流淚支持不了,回身欲走)

寶(上前拉住)好妹妹,你讓我說一句話再走。

黛(一面拭淚,一面推開他)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全知道了。(急下)

寶(發呆)……

(襲人上)

寶(以為是黛玉)好妹妹,我的這顆心,從來也不敢說,今日大膽說出來,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我為

你,也弄得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訴誰,只好推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好呢。我睡裏夢裏

也忘不了你……

襲(推他)二爺,二爺!

寶(驚醒)哦!

(襲人拉着寶玉下)

(紫鵝與雪雁上)

鵝(低聲)剛才你沒聽見說,寶二爺要定親了。

雁哦!真的是我們姑娘嗎?

鵝(搖搖頭)

雁 誰？

鶻 不知道……趁便你在老太太那兒看看風色。

(雪雁點頭下。)

(寶玉上。)

鶻 寶二爺。

寶 你們姑娘呢？

鶻 裏面躺着！

(寶玉向內走去。)

鶻 姑娘剛閉上眼，累得慌。

寶 哦……(停步)

鶻 ……………

寶 你怎末不去服侍？(見她衣着單薄，摸了一摸)唉，穿這麼單薄，要是你再病了，那可怎麼辦？

鶻 二爺，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男女有別，叫人看着不尊重，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她，遠着你還恐來不及呢？(下)

寶 遠着還恐不及……怪不得她……(呆立，坐下，沉思)

(雪雁上)

雁 (見寶玉如此，很爲詫異，走過去) 咳……你一個人在這兒做什麼？二爺(拉他)

寶 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她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快進去吧！

(雪雁莫明其妙下)

(稍停，紫鵑與雪雁上)

雁 (指寶玉) 瞧！

(寶玉擦淚，傷感)

鵑 (走過去) 二爺。

寶 (抬頭) 咳，奇怪，你又來了。

鵑 剛才我說的話，不過是爲的大家好，你就氣在風地裏哭，弄出病來還了得。

寶 (笑) 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末說，自然別人也這末說，將來誰都不理我了，所以我想到這裏，自己傷心起來。

鵑 (挨着他坐下) 你這個人真會呆想！

寶 (笑) 剛才對面說話，你還走開，這會子怎麼又挨着我坐？

鵲 (笑)……

寶 唉……我知道大家都遠我，寶姑娘就要搬出園子，史大姑娘又許了人家，就只你們姑娘，從小在

一起，這會子再不理我，叫我找誰去？這樣兒過下去，一個人活着有什麼意思？

鵲 本來是二爺也大了，(故意地)明年姑娘回家去，二爺還不是一個人？

寶 (吃驚) 誰回家去？

鵲 你妹妹回蘇州去。

寶 你又瞎說了，蘇州雖是原籍，因姑媽沒了，姑父也過了世，沒有人照應才接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

鵲 (冷笑) 你也太小看了人，你們賈家是大族，人口多，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族中真個再沒

了人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疼她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所以接了住幾年，大了該出

閣，自然要送還林家的，難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就是窮到沒飯吃，也是世代人

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給親戚，惹的人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裏縱不送去，林家

也必有人來接的。

寶 (霍地站起) 真的？

鵲 誰騙你？前天夜裏姑娘還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候玩的東西，有她送你的，叫你都打點了

出來還她，她也將你送她的打點在那裏呢！

寶 啊……(失神落魄地走去，跌跌踉踉地失了常態。)

(襲人上。)

襲 二爺，二爺！(見狀，大驚)怎麼回事？(扶了寶玉下，一而喊)二爺！二爺！

—幕

第二幕 第二場

怡紅院內，寶玉臥室。

襲人扶寶玉上。

襲 二爺！二爺！(向內)晴雯！晴雯！

襲 (在內) 噯！幹什麼？

襲 快來，快來！二爺不好了！

(晴雯急忙跑出。)

襲 二爺，二爺！

(寶玉不答。)

襲 你看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去。(下)

襲 到底怎麼一回事，二爺怎末啦，二爺，你說話呀……這可怎麼好？襲人還不來……二爺，二爺！

你受了什麼委屈說呀？你怎末不說話呀……(向外) 噯兒，噯兒！你耳朵聾了！死人，還不快過來，

快來守着二爺，我拿「驅瘟散」去。(下)

(賈母，王夫人，鴛鴦，襲人上。)

母 寶玉兒，我的兒啊……（哭）

王 手都涼了，捏他也不疼。（哭）

母 ……………

王（對襲人） 死了頭，你們是怎末服侍寶二爺的？還不把紫鵲這賤丫頭叫來。

母 快去，快去（鴛鴦下）

王 寶玉兒，寶玉兒！

寶（呆呆地點頭） 唔！

王 你怎麼了？

寶（搖頭）

王 老太太，我瞧快點找大夫。

母 快快，馬上把王太醫喊來！

襲 是（要下）

王 你也別去，這兒也得要人，還有丫頭呢？派個人到前面去。

襲（向內） 晴雯，晴雯！

雯（在內） 叫什麼，我在這兒有事呢！

王 誰？

襲 晴雯！

(晴雯出，一直走向寶玉，沒有向老太太等行禮。)

襲 二爺，二爺。(寶玉對她哭，見賈兒不在) 小蹄子沒有來，看我不揭你的皮。(大聲) 墜兒，墜兒！

襲 晴雯！

襲 (看見賈母，王夫人) 老太太，太太！

王 (大不謂然) 快到前面去，招呼林之孝請王太醫來！

襲 是！(下)

王 晴雯這個丫頭，怎麼的，簡直沒有丫頭樣兒！

(紫鵬上)

鵬 老太太，太太！

母 (眼中出火，恨恨地) 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些什麼，弄成這個樣兒？

鵬 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了幾句玩話。

母 還站在這裏！快去陪個不是去。

鵬 (走了過去) 二爺……都是我的不是……

寶 啊！(哭了出來，一把拉住她)要去連我帶了去，要去連我帶了去。

母 什麼？

寶 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母 什麼要回去？

鶻 剛才我說了句玩話，林姑娘要回蘇州去。

母 (拭淚，笑)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玩話。(對鶻)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明的，你又

知道他有個獸根子，平白地哄他做什麼？

(晴雯上)

雯 老太太，林之孝請了王太醫趕來了！

寶 (跳起來)不得了，林家來接林妹妹回去了。

王 我的兒，不是的，那是林之孝。

寶 不，不是來接林妹妹的，快打出去！

母 哦！(對衆人)你們打出去，打出去！(對寶)寶玉兒乖乖，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再沒

人來接她，你只管放心吧！

寶 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

母 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對衆）以後別叫林之孝，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兒。

大家（忍住笑）是！

寶（指櫃子上一隻船）那不是接林妹妹的船？

母 快拿下來，扣住牠。

寶 給我，給我！

（襲人拿下，遞給寶玉。）

寶（掖在被中，拉着紫鵲）這可去不成了！

鶯 老太太，王太醫在外面等着呢！

母 叫他進來好了，什麼奇物兒，養也養他得下來，我還怕他。

（王夫人避入內間，王太醫躬身進。）

醫 老太太好！

母（皺眉）你好！

（王太醫診脈。）

母 怎麼樣，王太醫！

醫 (起身) 世兄這病，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溶化痰迷者；有怒腦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別的似輕些。

母 (不耐煩) 你只說怕不怕，誰和你背醫書呢！

醫 (躬身陪笑) 不妨，不妨！

母 果真不妨？

醫 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

母 既這末着，請外頭坐開了方兒，喫好了呢！我另外預備謝禮——

醫 不敢，不敢。

母 叫他親自捧了送過去。

醫 不敢，不敢。

母 要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的大堂。

醫 不敢，不敢。

(大家笑)

醫 (發現說錯了，站住) 哦，絕不——

母 還不快去，——吩咐外頭，伺候王太醫開方子。

(太醫鞠躬下，襲人跟下。)

(王大人出。)

王 老太太，這末說可以放心了。

母 唉，也不知道是哪一世的孽障，攪得人神不安。

(襲人上。)

襲 王太醫說，先吃下這幾粒丸藥，騎一會再吃煎藥。這丸藥非常靈驗……

母 快給他吃了！

(襲人給寶玉丸藥吃。)

母 快到裏面躺着去。

寶 晴雯，你別走開。

(晴雯，襲人扶寶玉下，紫鵬隨後。)

王 老太太，你也懣懣吧！這裏我來照應。

母 (起身) 啊呀，這會子腰又疼了！

(鴛鴦扶寶玉下。)

王 襲人！

襲 (上) 太太有什麼吩咐？

王 你過來！

(襲人走進一步)

王 倒底是怎末一回事？二爺嚇得這個樣兒。

襲 也不過是紫鵲幾句玩話。

王 (稍沉吟) 還有些什麼，你只管回我！我看——(搖頭)

襲 實在沒有——(低頭稍一遲疑) 今天太太問，我本來要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有了。

王 我的兒，你只管說好了……

襲 我也沒有什麼別的話，我只想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是叫二爺搬出園外住就好了。

王 (吃驚地) 怎末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

襲 (連忙) 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

王 這會兒園子裏也沒住誰，不過寶姑娘，林姑娘幾個人。

襲 雖說是姐妹們，倒底有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

恩典，把我派在二爺屋裏，如今跟在園裏住，都是我的干係，倒不如預先防着點兒。

王 剛才二爺發病，你在哪兒？

襲 起先在林姑娘那兒。

王 你聽見什麼沒有？

襲 沒，沒有什麼！

王 (點頭) 哦，我知道了。

襲 二爺素日的性子，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嘴雜，那起壞人的嘴，太太還不知道呢！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落個直過兒，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還是平常，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呢。那時老爺太太也白疼了，白操了心了。

王 (突然地) 平日是你伏侍二爺，還是晴雯？

襲 總是我們倆個人。晴雯和我。

王 (自語) 怪不道——模樣兒就像林姑娘，(起立) 我不能讓寶玉被一個丫頭帶壞了。讓我回了老

太太——

襲 太太，您是要——

王 不關你事！(正經地)怪不得衆人背後面前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大家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才跟我說的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也難爲你這麼細心，提醒了我，真正好孩子，也罷了，我自自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如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索性就把她交給你了……自然不辜負你！

襲 (低頭，羞怯狀) 太太吩咐，敢不盡心！

(王熙鳳上。)

鳳 太太，寶兄弟全好了吧！

王 不礙了。

鳳 阿彌陀佛，我早說了。咱們這種人家，老太太，這末行好，怎麼會呢！

王 你手裏拿的什麼！

鳳 正要回太太呢！大後兒是叔叔生日，老太太特地找出這件孔雀毛織的大氅來，說是要是還好，就穿着過去拜了壽就回來，不大好，也就算了。

王 (對襲人) 收起來吧！——看什麼？

襲 我瞧這大氅怪美的，來這府裏這末些時候，從來沒見過。

鳳 別說你，我也沒瞧見過，老太太昨天翻東西翻了出來，說是俄羅斯國進貢的，老太太再三關照穿

着當心點。

王 可不是，快收起來吧！（對襲）你好生服侍二爺，（對鳳）咱們走吧！（二人下）

（襲人亦下）

（晴雯上，拿船，打噴嚏。）

寶 （在內）叫你穿上衣服，穿上衣服，回頭凍着，遭了病。

雯 我的好二爺，當心你自己好了，只要你病好，就是我死了，也算不得什麼。

（又是噴嚏。）

寶 （在門口）你瞧，你——

快去躺着（下）

寶 我好了，還睡什麼？（手裏拿着晴雯衣服）穿上。

雯 小祖宗，快去吧！我會照顧自己的。

寶 那末你快進來。

（二人下。）

（襲人拿藥上，正欲下時，紫鵲出。）

襲 二爺怎樣了？

鵬 好了，躺在那兒呢！

鵬 阿彌陀佛！

寶 紫鵬，(在門口)紫鵬別走啊！(追出)

鵬 二爺好了！我也該回去，看看姑娘去了。

寶 (佯狂) 啊啊！(倒)

襲 (拉著鵬) 祖奶奶，你不能多留一會兒嗎？(着急) 瞧，二爺病又犯了！怎麼辦！怎麼辦！

鵬 (呆) 二爺，二爺！

寶 (俟地起立) 哈哈，騙你的，你可別走了。

——幕急下

第二幕 第三場

佈景同上場，次日夜。

嬰人，晴雯在等寶玉回來。

一隻精緻的自鳴鐘的的嗒嗒地響着。

晴雯在外間咳嗽，微有呻吟。

襲 好一點兒嗎？

雯 (在內) 唔！什麼時候了！二爺還不回來。

襲 快寅初了，只怕又喝了酒了。

雯 ……………

襲 有我等，你睡吧？

(稍停，鴛鴦上。)

鴛鴦 鴛鴦姐姐，這會兒你還沒睡？

鴛 老太太不放心，要我來看看。二爺還沒回來？

襲 是啊！這末晚了，跟他去的小廝也不回來給個信。可是沒數目。

鴛 (四面看了一眼) 晴雯呢?

襲 在外面。

鴛 還沒好?

襲 唔。

鴛 她的事你知道嗎?

襲 什麼呀!

鴛 (低聲) 老太太剛才特爲關照了, 明兒一趕早就讓她回去。

襲 幹嗎攆她, 她也沒什麼錯?

鴛 老太太生氣了, 就是二爺年紀也不小了。常在姑娘丫頭隊裏混不是事, 跟前的人要是又不好, 難

保不被人帶壞了。

襲 哦, 是嗎?

鴛 你別多心, (低聲, 指內) 這就是說的她。明兒天一亮, 太太要親自來打發她回去。別讓二爺知道, 免

得引起二爺的獸病。

(晴雯咳嗽, 微微呻吟。)

襲 (向她搖手, 對內) 晴雯, 你睡着了嗎?

雯 (在外) 寶二爺回來了嗎?

襲 還沒有。

雯 (在外) 誰在裏面說話?

襲 沒, 沒有誰呀!

雯 好像我聽見誰說話的聲音。

襲 哦, 是——

鴛 是我, 晴雯姐姐, 說是你不大舒服, 來看看你的, 好了嗎? (走向門口) 別起來, 別起來。

雯 (在外) 謝謝你牽記, 一點兒小病, 沒有什麼。

鴛 你好好躺着吧! 明兒瞧個大夫, 吃劑藥就會好的。(走向) 怎麼了, 二爺還不回來, 我先走了。

襲 姐姐。

鴛 什麼事。

襲 這個月的月例銀子你拿到了沒有?

鴛 沒有啊!

襲 怎末到今兒還沒發下來。

鴛 二奶奶說, 錢挪到別的上面用掉了。你不知道呢, 外面看起來, 誰不說買府上金銀斗量, 其實骨子

裏也虧，只是一個空架子。這是你不知道的，昨天二奶奶還背着老太太同我商量，暫時取老太太一箱東西拿去押錢化。

襲 再沒錢，也不致於到這步田地吧！

鴛 (搖頭) 這樣下去，不知道成何了局！這原不是我們奴才的事，可是看着總叫人寒心，老爺做官賠錢，家裏就沒有一個正經能幹的主子，二爺更不用提了。

襲 只知道胡鬧。唉！

鴛 老太太說，這樣下去不是事，還是早點跟他定親的好。

襲 (吃驚) 定親？

鴛 唔，確好前面老爺一個門客提起，說是一個張家，家道好，姑娘長得又俊。

襲 要是林姑娘知道，又是一場麻煩。

鴛 這有什麼呢？橫豎後來這事也沒有說成。

襲 (不禁失聲) 沒說成？

鴛 瞧你高興的這個樣兒！

鴛 (羞) 你！(轉頓) 二爺結親關我什麼？

鴛 噯呀！(取笑地) 還要這樣——好了，(拉她) 咱們是好姐妹，有什麼話不好說。——前兒太太說，要

不礙着老爺講話，早把你給二爺正式開了臉，收做主子奶奶了！

襲（打她，她逃）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我把你——

（二人笑。）

（寶玉上，臉色不高興。）

襲 你回來了！

鴛 二爺，怎末回來得這末晚？

寶 舅舅舅母拉着一定不肯放……唉！

襲 什麼事？噓聲嘆氣的。

寶 老太太喜歡歡地給了這件大氅。誰知不防，後襟上燒了一塊。（脫了下來）瞧！

（二人看。）

寶 老太太知道了該怎末辦？

襲 怎末好呢？明兒不穿也罷！

寶 今兒暖壽，明兒才是正日子，不穿怎末行頭一日就燒了，多掃興！唉（頓足）

鴛 老太太剛才還問起我呢！

雯（在外）二爺回來了？

寶 唔，你睡着，不關你的事。

襲 我去看看，外面守夜的老太婆睡了沒有？趕着送給一個能幹的織補匠去馬上織補好，拿回來，明兒也就好對付了。

(襲人拿了孔雀裘與鴛鴦同下。)

寶 唉！

襲 (在外) 二爺，你怎末還不睡？

寶 就睡了，你好一點兒了嗎？

襲 (在外) 唔！

寶 那天叫你穿衣服，你不聽！

(晴雯扶門上。)

襲 二爺，什麼事，你還不睡，襲人又到哪兒去了。

寶 (着急) 我的好姑娘，起來幹什麼？昨兒就爲了照應我鬧病了，這會兒又起來幹什麼？

襲 要喝茶嗎？(要去倒茶)

寶 好了，快去吧，這會我不要人照應。

(晴雯下，稍停，襲人上。)

寶 怎末樣？

襲 沒有法子，人家都睡了，好容易找到一家能幹的織補匠，他說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不敢收。老婆子只好帶回來了。

寶 唉，這可怎末辦？

襲 也算碰得不巧……

寶 這是孔雀金線織的，說不定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密了，還混得過去。襲 孔雀金線是現成的，可是這會兒找誰去界？

（暗襲上）

襲 什麼東西，拿來我瞧瞧。——哦，讓我來試試看。

寶 你這如何使得。病得這個樣兒，怎末能做活？

襲 （咬咬牙）拿線來，做着瞧吧！

寶 算了，身子要緊，明兒見了老太太，拼着一頓罵也就吧了。小刀，竹弓……
（襲人遞線及其他雜物給她）

寶 怎末行呢！瞧你這樣兒！

襲 （挽了挽頭髮）不用你蝟蝟螫螫地，大不了多睡幾天，哪裏就會死呢！

寶 (扶她) 就倚在我的牀上做吧？將就些，看得過去就行了。——你覺得冷嗎？

雯 不！

襲 喝水嗎？(下)

雯 啊呀，你們這末服侍我，倒像個老太太了。

(開始織補，不時停止。)

寶 你累不累？雯搖頭，他拿了枕頭給她靠着，這樣好一點。

(襲人拿水上。)

寶 (去倒水) 你喝杯水，息一會兒再做吧！

雯 好了，你去睡吧！小祖宗，明兒得了病，那可怎末好。

襲 二爺，你也睡吧！明兒還得一早起來！

寶 可是……

雯 你們都去睡，我一個人反倒定心些。

襲 二爺，你就睡吧！(照應寶玉睡下)

雯 你也去睡吧！襲人姐姐。

襲 水在這兒，回頭就睡在這兒好了！(下)

雯 唔！(縫補了一會，氣喘)……唉

寶 (飛起) 你還是息一會兒吧！

雯 你怎末不睡？

寶 我睡不着……(爲她添火) 暖些嗎？

雯 好了，快去睡去！

寶 不，讓我陪着你。

(靜，外面風聲，鐵馬聲。)

寶 聽，鐵馬的聲音。

雯 又起風了。

寶 (看) 界得真好，不細心就看不出。

雯 (勉強笑) 也不過胡混胡混吧！

寶 早知如此，何必到外面找什麼裁縫織補匠去……奇怪，我怎末從來不知道你的針線這樣好。

雯 二爺哪裏會知道呢？

寶 所以說，我這人就不行。從前你在老太太跟前，咱們也常在一起，可也不大見你動過針線，可見一個聰明人不在常做。

雯 你又笑話我了。

寶 我這是說的真話。趕明兒我要多找些東西你做。

雯 有的是人，哪兒少了我？

寶 可是，我一定要你。

雯 我要是走了呢？

寶 走了？誰說你要走。

雯 (笑) 我不過是談談。

寶 不，咱們要一直厮守着。我不要你走，你再也不會走的……怎末你一向帶理不理的。怎末也摸不

着你的脾氣。

雯 我們原是個丫頭，怎末敢攀上主子。

寶 有一天，爲了你跌了扇子，我說了兩句，你生氣了，後來我拿扇子你撕，大家多好玩。你還記得嗎？

(雯點頭) 我只希望我們能常常這樣，常常這樣。

(風聲更響)

寶 啊呀！好大風啊！別凍着。(拿了斗篷給她披上)

(鐘敲四下)

寶 快天亮了，躺一會兒再做吧？

雯 只剩幾針了。

寶 瞧你的臉發紅。（用手捫）好燙。

雯 （咬牙，搖頭，勉力做好）好了，好容易補完了。（支持不住）啊呀。（倒下）

寶 你怎麼了？

雯 （搖手）沒有什麼。

寶 啊，滿頭的汗，（爲她蓋被，拿起大鑿瞧）補得真看不出，就是去找俄羅斯國的裁縫，我看也不過如此。

雯 唉，哪裏有那末好呢？睡吧！

寶 鷄都叫了！我看也不用睡了。你躺着，我跟你談談。

雯 談什麼呢？

寶 ……隨便談什麼。明兒請個大夫，給你發散發散，後兒包你就好了。

雯 過了明兒就好了。

寶 等你病好了，我們一塊兒……打雙陸，盪鞦韆……還有……撕扇子。

雯 ……再做針線……再……

（二人不知不覺睡着了。）

(雞叫,天色大明)

(陽光照着他們熟睡在一起)

(外面人聲)

(在外) 太太,早!

(王夫人,襲人上)

王 寶玉,寶玉——(一見樣子大愁)好啊!晴雯,你這騷蹄子!你——

(寶玉,晴雯驚醒)

寶 (連忙起立) 太太!

襲 (勉強支持) 太太!

王 果然不錯,是你勾引我的寶玉。

襲 太太,昨兒昨兒——

王 你還強嘴,敢公然跟寶玉睡在一起,你這死不要臉的賤貨。

寶 太太,這是——

王 (瞪他一眼然後對襲) 狐狸精,(對襲人)去,去,去把她家裏人找來帶她出去。馬上給我滾。

襲 (哭,跪下) 太太!

王 我不能留下這個害人精。襲人，還不拉她出去。

襲 (跪進一步) 太太！

王 襲人，拉她出去啊！

襲 (叩頭) 太太，太太(欲辯無從，看着寶玉，起立，欲跌)。

(寶玉不知如何是好，難過異常，想去扶她。)

王 到哪兒去？(寶玉停住)

(襲人扶晴雯向門走去。)

寶 (壓捺不住，跪下) 太太！

王 你要什麼？

寶 求求您饒了她，別攆她出去。都是兒子的錯，您看在她多年服侍孩兒的份上，饒過這一次吧！(淚

下)

(靜。)

王 (凜然不理，對晴雯) 哼，好得很，你把寶玉兒勾引得這樣。他還捨不得放開你。(對寶玉) 爲了你替她

求——

寶 太太！

王 (對襲人) 馬上帶她去!

(襲人推晴雯)

雯 (又羞, 又悲, 又氣, 更禁不住) 啊 (倒下)

寶 晴雯! (跑了過去)

(王夫人轉身)

第四幕 第一場

瀟湘館內，黛玉臥室，冷雨敲着竹葉簷。

黛玉倚窗嗚咽，舞台黑暗。

黛……「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宿秋不盡，那堪風雨助淒涼。」……唉！

（紫鵲點燈上。）

鵲姑娘，你怎末一個人坐在黑地裏。

（黛玉欲取出壁上琴。）

鵲姑娘是要彈琴嗎？我給你焚香。

（黛玉點頭，欲彈又止。）

鵲（焚起香）燕窩完了，粥還要吃嗎？

黛隨牠去吧！

鵲寶二爺關照老太太那邊兩天送一次，敢情是忘了。

黛他哪兒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鵲我瞧二爺的心倒實，上一趟我不過只說了一句咱們要回蘇州去，就急化那個樣兒。

……

鶯 (半自語地) 一動不如一靜, 別的倒容易, 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 脾氣, 性情, 彼此都知道:

黛玉 吓! 你又嚼什麼?

鶯 倒不是嚼什麼, 我只是片真心為姑娘, 替你想這幾年了, 又沒個父母兄弟, 趁早兒老太太還

明白硬朗的時節, 作定了大事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 沒聽見俗語說的: 「萬兩黃金容易得, 知心

一個也難求。」公子王孫雖多, 可並不一定能挑出一個像二爺那樣體貼的人來。

黛玉 這丫頭, 今兒敢情是瘋了, 說這些不識羞的話。我明兒去回老太太, 退你回去, 我不敢要你了。

鶯 我說的是好話, 並沒叫你為非作歹, 你若回老太太, 叫我吃了虧, 又有什麼好處? (慢慢地下)

黛玉 唉! (呆想)……
(雪雁紫鵝同上)

雁 姑娘, 寶二爺送燕窩來了。

黛玉 二爺呢?

雁 是我帶回來的。

黛玉 (微失望) 哦!

鶯 我說的吧! 二爺不會忘了的。

雁 二爺還有東西送姑娘呢！

什麼？

(雪雁拿出兩條舊手絹給黛玉。)

黛 (不解) 兩條舊手絹，這是幹什麼的，別是你弄錯了。

雁 我原也不懂，可是二爺說，姑娘自然知道。

黛 (呆想，突然悟，連忙) 哦！放下來吧！

(二人莫明其妙地下。)

黛 (唸) 難爲他想到。可是……私相傳遞，讓人知道了，該怎末說……寶玉寶玉 (興奮起來，提筆在手絹上，直書輕輕地唸) 「眼空着淚淚空垂，暗洒閒拋卻向誰？尺幅綾綉勞惠贈，爲君哪得不傷悲？」

(撫琴，預備彈)

(外面人聲)

釵 (在外) 你們姑娘在家嗎？

鶻 (入) 姨太太跟寶姑娘來了！

(黛玉起立，藏起詩，讓坐。)

黛 姨媽！寶姐姐！

釵 你在幹什麼？

黛 也沒做什麼，倒是多少時候沒見你來了，你怎末一搬出園子就不來坐坐！

姨 也不能怨你姐姐，家裏事情少不了她，前天又鬧不舒服，（細看黛）啊呀！大姑娘，你像又瘦了些，身體可得保重啊！藥還吃嗎？

黛 （點頭）

姨 吃藥就好了，我和你姐姐沒哪一天不惦記你，爲了她哥哥的事，一直沒定心過，家裏又沒人，幸好有你姐姐伴着我，解了我一半的悶。

黛 怪不得姨媽急着要接寶姐姐回去，從前寶姐姐在時園子裏多熱鬧，這會兒去的去，散的散了。

釵 （想起）你知道嗎？妹妹，聽說雲妹妹過了門變得斯文多了。

姨 一個大姑娘家，是該斯文點。她女婿文才好，爲人平和，兩個人正是一個對兒。

黛 想不到嫁得這末遠，不能時常走動。

姨 啊！你們女孩兒家，哪裏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注定了，暗裏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成成了夫妻。要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着，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斂 媽，你說你的好了，又拉上了我們。(伏姨懷中笑) 媽！咱們走吧！

黛 你瞧瞧！這末大了，離了姨媽，她就是最老道的；見了姨媽，她就撒嬌兒。

姨 (撫摸斂) 唉！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前一樣的，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她商量；沒有了事，幸虧她開我的心，我見了她這樣，有多少愁不散呢！

黛 (感動流淚) 她偏在這裏做給我看，分明氣我沒娘。

斂 媽媽，瞧她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

姨 (撫黛) 別難過，好孩子，你見我疼她，不知我心裏更疼你呢！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他們這裏人多嘴雜，不說你無依無靠，爲人令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也故意這末樣呢！

黛 (笑) 姨媽既這末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嫌棄，就是假意疼我。

姨 你不嫌，我就認了。

斂 (插入，故作嚴重) 認不得的。

黛 怎末認不得？

斂 我哥哥還沒提親事……您細想來！(向她母親擠眼笑)

黛 (伏在姨媽身上) 姨媽不打她，我不依！

姨 (摟着她) 你別聽你姐姐的話，她是和你玩的。

釵 真的媽，明兒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不比外面尋的好？
黛（趕上，要抓她，笑着）你越發瘋了。

（紫鵝上，敬茶）

姨（笑着分開她們）別鬧了，你哥哥哪兒消受得起，別糟塌了你妹妹。那天和老太太談起寶兄弟，雖說是玩話，倒有點意思，老太太那末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給他，豈不四角俱全？

黛（紅臉，對釵）吓！我只打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

釵 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爲什麼打我？

鵝（插入）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爲什麼不和太太說去？

姨 這丫頭，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個小女婿去了。

鵝（紅臉）姨太太真個是倚老賣老。

黛 你這小蹄子，（拍手）阿彌陀佛。該，該，也碰了一鼻子灰去了。（紫鵝下）

（寶玉上）

寶 姨媽！寶姐姐！你也來了。

釵（微點頭）

寶 怎末這久不見你來，快兩個月了吧！

釵 ……………

寶 前些時聽說寶姐姐不舒服，這會兒好了嗎？

釵 ……………

寶 寶姐姐——

釵 媽，我們走吧！

（二人要走。）

寶 媽，你讓寶姐姐多談一會兒，好不好？

釵 還是改天再來吧，家裏事忙。

寶 妹妹，保重！

釵 外面風大，姑娘別出來了。

寶 媽，恕我不送了！

（二人下。）

寶 （看着她們的後影發呆）

（黛玉坐。）

鶻 二爺，坐啊！
寶 哦！

(二人半齣無語)

寶 奇怪，這會兒寶姐姐像是老躲着我，理也不理。姨媽也不答理，難道怪我，她病的時候沒去看她嗎？
黛 只怕是吧。

寶 頭幾天我不知道，後來知道了也沒去。

黛 可不是？

寶 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不叫我去，老爺不叫我去，我怎末敢去？

黛 她哪兒知道這個原故？

寶 寶姐姐是會體諒人的。

黛 你別打錯了主意，從前姐妹們在園子裏做詩，賞花，飲酒，如今隔開了，你一點也不關心，她怎末不惱呢？

寶 ……難道她不和我好？

黛 她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道，我不過是照理而論吧！

(寶玉呆，黛玉不理，看書。)

寶（蹙脚）我想一個人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到也乾淨。

黛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見他真地急了，安慰地）剛才我說的，都是頑話，你別疑心，這會兒她哥哥出了事，心緒不寧，要趕着回去料理事務，哪裏還有工夫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裏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裏去了。

寶（恍悟，笑）很是，很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強多了，怪不得有一次你和我說了幾句禪語，我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

黛（突然）我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

寶（盤腿，合手，閉眼，撮嘴）講來！

黛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又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又怎麼樣？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她好，她偏要和你好，你又怎麼樣？

寶（稍呆，然後大笑）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黛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

寶有如三寶。

（黛玉低頭。）

(窗外老鴉叫。)

寶 啊呀！老鴉叫，(走向窗)不知主何吉凶？

黛 (高興地) 人有吉凶事，不在鳥言中。(理琴欲彈)

寶 這個琴怎麼這末小？(翻琴，發現題詩的絹幅，黛玉阻止不及。) 妹妹，賜給我看看，好不好。

黛 老脾氣又來了，就愛亂翻東西。

寶 (唸詩，慢慢地淚下)「眼空着淚淚空垂，暗洒閒拋卻向誰？尺幅蛟鮪勞惠贈，爲君那……得……不

傷……悲」妹妹，(執其手)妹妹！

(黛玉見他哭，亦淚下。)

寶 (笑)好好兒地哭，幹什麼？別哭，別哭……(爲她拭淚，她亦爲寶玉拭淚。)

(襲人上。)

襲 二爺，哪兒沒找到，快去吧，老爺那兒叫你過去呢！

寶 (驚)呀，老爺叫我？(急下)

黛 好生走，當心點兒，(對外)紫鵲，給二爺撐燈。(對襲人)這末晚，老爺叫二爺又是什麼事？知道麼？

襲 只怕是爲的老爺放外任，說不定日內要動身，少不得要關照幾句吧！

黛 哦。

襲 姑娘！你安息吧！（下）

（黛玉呆看有淚的題詩手絹。）

黛玉（喃喃自語）任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外面雨聲，她拿了手絹，走入內室。）

（紫鵝與雪雁同上。）

鵝 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叫你不應。

雁（低低地）你別嚷，今日我聽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拉了她到屋角）姐姐，你聽見了嗎？寶玉

定了親了。

鵝（大驚）這是哪裏來的話，只怕不真吧？

雁 怎末不真？別人大概都知道，就只咱們沒聽見。

（黛玉上，聽。）

鵝 你哪裏聽來的？

雁 我聽見鴛鴦對襲人說的，是個什麼知府人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

鵝（想）奇怪，怎末從沒聽說起，寶玉剛才還來過。

雁 總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一說起，怕寶玉野了心，所以不提，後來她們看見我聽見了，可囑叫我別

露風講出來。千萬別讓姑娘（指黛玉，黛玉退）知道。

鸚鵡叫 姑娘起來了，快倒茶來！

(紫鵲雪雁嚇了一跳。)

鵲 (回頭不見人罵) 鬼東西，嚇死我了。(向雁搖手) 別說啦！(走到台口，掀帘見黛玉呆立在內，大驚) 姑娘，

姑娘。

黛玉 你們——(羞)

鵲 姑娘！

(雪雁與紫鵲扶她躺在坑上，揉胸，喊叫，忙做一團。)

鵲 拿八寶丹來。

雁 (看了一看) 沒有了。

鵲 吩咐外面買去！

雁 銀子呢……

鵲 快回老太太去！

(雪雁急下。)

鵲 (給水黛玉喝) 姑娘！姑娘！(搖她) 姑娘……

黛玉 (突然暈轉) 啊呀！(吐出一口血來)

鶻 (看見血發呆) 姑娘,你怎末了?(爲她揉胸)

黛 回去,讓我回去!

鶻 (不解) 回去!

外面婦人趕人的聲音 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什麼東西,敢來這園子裏頭攪混。

黛 (跳起來大叫) 這裏住不得了,快回去,快回去!(指窗,兩眼反插)

鶻 (對窗外大聲) 什麼人在這兒亂罵!

聲音 我在罵我女兒!

鶻 快去!快去!

聲音 是!

鶻 (看見黛玉如此,急) 姑娘!姑娘!那是管地的老婆子罵她女兒。

(熙鳳、雪雁上。)

鳳 怎麼了?(見樣) 啊呀林妹妹!——(不勝悲傷狀) 這是哪兒說起,好好兒的,就暈倒了,去回老太太

了嗎?

雁 回了。

鳳 (搖頭) 你們好好看着姑娘。(要下)

鵲 (叫住) 二奶奶! 二奶奶!
什麼事?

鵲 我打算要問二奶奶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銀, 本來吃藥雖是公中的, 零用錢就不夠, 姑娘又不肯要, 只好這會兒——

鳳 (低頭稍沉吟) 這末着吧! 我送你們幾兩銀子吧! 這月錢是不能支的, 一個人開了例, 要是都支起來, 那如何使得呢? 你不知道, 近來用出的多, 進來的少, 還不知打了多少飢荒。好吧, 我就叫他們送來! (下)

鵲 (對雁) 我的姑奶奶, 都是你闖的禍。

雁 誰料到她会聽見!

(鴛鴦上)

鴛 姑娘怎末了?

鵲 只有出的氣, 沒有進的氣了。

雁 連人也不認識了。

鴛 怎末攪的?

(大家傷心)

(雪雁拉鴛鴦到屋角。)

雁 鴛鴦姐姐！我問你一句——先一會兒你們說，寶二爺說了親，可是真的？

鴛 怎末不真？

雁 多早晚放定的？

鴛 沒有放定，不過說說吧了。

(紫鵑注意聽。)

鴛 那是門客借着這事討老爺歡喜，後來打聽得那家要招女婿，馬上就回絕了。

鵲 回絕了？

鴛 唔！說是這樣的？就是天仙下凡，老太太也不一定歡喜。

雁 爲什麼？

鴛 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

雁 誰？

鴛 就是我們園子裏的。老太太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也是不中用。

雁 這是怎末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

鴛 怎麼？

雁 就是因爲剛才我跟紫鵲提起這事，她聽見了，一口氣喘不過了，就成了這樣子。
鴛 輕點兒，輕點兒，別讓聽見。

雁 人事都不清了，左不過這一兩天的事。

鵲 你們還在這兒多嘴，不好出去！索性逼着她死了完了！

黛 (聽見了她們的對話，忽然醒轉來) 啊！吐了一口痰，咳嗽！水，水！

鵲 (大喜，跑過去) 姑娘，你好了？(給她水喝)

黛 唔！(半起身) 那是誰？

鴛 我，姑娘，老太太就要看你來了。

黛 我沒有什麼，是誰大驚小怪去回老太太的？

鵲 姑娘，你可好了，你不知道剛才——

黛 你們只當我就要死了呢！

鵲 姑娘別瞎說了。

(賈母扶鳳上)

母 (哭) 我的兒！

黛 我好了，老太太！

鳳 母

(驚呆) 啊?

奇怪!

—
幕

第四幕 第二場

景同一幕一場。

賈母歪在炕上，寫鴛鴦腿，王夫人，熙鳳，寶玉，圍在一旁，大家笑着，外面人聲。丫頭們擺酒席。

鳳 老祖宗，你可別高興壞了。

母 都是你這猴兒惹的。

鳳 原是大喜事，老爺升官進爵，又是過生日，不是喜上加喜，喜得不能再喜了嗎？（大家笑）

（賴大上。）

賴 回老太太，太太，二奶奶，外面舅老爺送了一班小戲子來道喜。

寶 在哪兒？

母 鳳丫頭，快好好打發他們，等老爺朝裏謝恩回來開唱。（看見寶玉要跑）寶玉，別跑，外面客人多。

（鳳同賴大下。）

母 啊！我活了八十幾歲，眼看着賈家一天好似一天，真叫人高興。（對太太）太太，將來你活到我這末大，還不知道怎末好過呢！

太 都是老太太福氣。

(外面人聲)

(賴大上)

賴 史侯家來人道喜，說史大姑娘這會兒不便，改天來請安。

母 哦！(賴大下)

寶 雲妹妹回來了，快去接她來！

鳳 她剛扶了靈柩回來，怎末好出門。

寶 (一瞪) 什麼？

鳳 她女婿病死了。

寶 (呆) ……

(人聲)

聲 姨太太道喜來了。

(熙鳳擁薛姨媽上)

姨 老太太，恭喜，恭喜！

(大家笑迎，讓坐)

寶 姨媽！

姨 老太太坐。

母 怎末，寶丫頭不來呢？又是家裏事絆着了？

姨 唉！也別提了，自從她哥哥討了媳婦回來，如今鬧得也不像個人家了，兩個人天天拌嘴，還要跟寶丫頭鬧。

母 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順，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要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裏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末叫公婆不疼？家裏上上下下的，何人不服呢！

姨 不中用，到底是個女孩兒家——林姑娘呢？病好了嗎？

母 那場病倒好了，只是林丫頭身體總是老樣兒，三日歹五日好的……唉，怎末還不來？

（寶玉下。）

母 說起林丫頭，那孩子要賭靈性兒，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裏頭，卻不如她寶姐姐有就待，有個儘讓的。

姨 （謙遜地）老太太也太說偏了，她一個小人兒家，懂得什麼。

母 唉，寶玉呢？一溜烟不見了。

鳳 只怕是看他林妹妹去了！

母 這孩子，他老子這一調任外官，他可是沒籠頭的野馬了。這末大了，還好像個孩子似的，（忽然想起。

對王對了，上次有個人給寶玉提親，後來怎末沒下文？

王 老爺派人去打聽了，說是女家太扣剋，又要招女婿。

母 啊呀，那怎末行！我就這一個孫子，還要給人家。快別提！

王 就是這末說啊！

鳳（插入笑）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說句大膽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找？

母（笑）在哪兒？

鳳（笑看姨媽一眼）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末忘了？

（賈母等笑看姨媽，她也笑。）

鳳 林姑娘來了。

（紫鵲扶黛玉上。）

黛玉 老太太，舅母，恭喜，恭喜姨媽！

大家 你也喜！

母 我的兒，這兒坐！（細看）你的臉色好多了。

（寶玉跳着進。）

寶 奇事，奇事。
母 什麼？

寶 (轉身看見黛玉) 妹妹，你已經來了，怪不得我沒找到你……妹妹身體可大了？

黛 多謝你，全好了，聽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嗎？

寶 謝謝你，早好了，這些日子，忙着上學，也沒能過去看妹妹。

黛 我也沒有能夠來看看二哥哥……

鳳 (笑) 啊，兩個人哪裏像天天在一塊兒的，倒像是客，有這一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

(大家笑。)

黛 (俯頭羞怯) 你懂得什麼？

(大家更笑。)

鳳 (解釋自己說錯，用話岔開) 寶兄弟，你剛才說奇事，奇事，忽然停住了，究竟什麼奇事？

寶 我那裏的海棠花今兒忽然開了。

王 這原是三月裏開的，這會兒已經十一月了。

鳳 想來是應在老爺升官這件大喜事上，今兒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向黛玉，黛玉也笑)

王 原是林姑娘的生日，回頭也要給她道喜呢！

母 哦！可見我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昨兒還談起，今兒（對寶玉）給你老子的事一高興就忘了，（對黛玉）你今兒也該打扮打扮啊！（對紫鵲）快去，紫鵲這丫頭也不照應着點兒。

黛玉 原是我這這樣的。

姨 啊呀，這可怎末辦？我的禮也忘了帶來了。林姑娘，我招呼他們去拿了來。（下）

（紫鵲擁黛玉下）

寶 （興奮地）我去叫他們把那盆海棠花搬來。（下）

母 （笑）這孩子，將來他老子出去做官，還不知道要怎麼無法無天呢……今兒可真該歡喜，什麼喜事都湊在一起。

鳳 這都是老祖宗洪福齊天。

王 大家都沾光，連身體一直不好的林姑娘，這一陣子也從未鬧過不舒服。

母 我正要說呢，上一趟林丫頭病得也怪，好得也快，我只說是小人兒家，身體不好，寶玉和林丫頭又是從小兒在一處的，哪兒知道都爲了有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末說？

王 （呆半響）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卻都還是個小孩兒形像，這會若是忽然把哪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嗎？古來說的：「男大當

婚，女大當嫁，」老太太想，倒是把他們的事辦辦的好。

母（微皺眉）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她的好處。我的心理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况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安。

王不但老太太這末想，我們也這末想。可是林姑娘也得給她說了人家才好，不然女孩兒長大了，哪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要是知道寶玉定下了寶丫頭，那倒反而麻煩了。

母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况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末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了倒吧了。

鳳（對擺筵席的紫丫頭）你們大家聽着，寶二爺定親的事，不許混說，若是有多嘴的，提防他的皮。衆丫頭們，是！

母只知道姨太太什麼意思？

鳳老太太放心，剛才您沒瞧姨媽的臉色嗎？回頭去求，沒有不應的，這又是件大喜事，我說今兒是喜來喜去的，喜不清嗎！

母這事還得跟他老子商量商量。

（賴大上）

賴回老太太，太太！

鳳 什麼事，這末慌慌張張的！

賴 剛才買雨村老爺來——

母 老爺謝恩去了，你沒告訴他？

賴 買老爺正從朝裏來，他說老爺原本就要回來的，可是聖上又下了旨意，宣老爺上殿，問了好些，都

是貪贓舞弊的事，聽說聖上很不高興，斥責了老爺。

母 (慌) 這是怎末說的，快去問問，要緊不要緊？

賴 是(下)

(大家面面相覷)

母 阿彌陀佛，別出什麼事就好。

鳳 (安慰) 想來沒有什麼，老太太儘管寬心好了。

(外面人聲)

聲 老爺回來了。

王 阿彌陀佛！

(賈政上)

政 老太太。

母 剛才賴大還進來說，賈雨村說聖上問了你許多事。

政 正是，這都是幾個遠族做的事，兒子叩頭跪奏了，聖上再沒有問下去，只叫我馬上啓程赴任。

母 那就好了。

政 我原不大料理家事，外面對子姪很有點閒話，這一去，又不知什麼時候回來，還望老太太時時留心教訓。

母 這都是你太太，姪兒，姪媳婦的事。

王 老爺放心。

母 你到外面去招呼客人吧！（政要走）別走，我還有一件事——寶玉年紀也不小了，你這一去又得

好些時日，我的意思讓你見了寶玉訂了婚再走，你的意思怎末？

政 老太太只管做主好了，還問兒子做什麼？

（賴大上）

賴 酒席，戲班都預備好了，只等老太太，老爺，太太示下。

母 好吧，馬上開起來！（對政）你也在這兒喝一杯酒再走。

（寶玉跑上，後面小廝捧一盆盛開的海棠花。）

寶 老太太！一見賈政，馬上立定！老爺！

政 一點兒不幹正經，又弄什麼？

寶 ……不過是……一盆海棠開了。

政 也值得這末希奇！

母 (立刻爲他掩飾)原是我叫他搬來看，冬天海棠開花，也算是個喜事。

政 (對寶玉) 過來！

寶 是！

政 這兒有件東西，北靜王給你的，拿去！

寶 是。

母 什麼？

政 一塊玉，跟寶玉兒的那塊差不多，上次王爺見了寶玉很歡喜，也看了玉，他說家裏也有一塊，今兒

特意叫我帶回來的。

母 (看玉)真的！(比着看)雖說不如，也就不錯了。(對寶玉)這塊讓你娘藏着，你自己的快帶起來吧，

丟了可不是頑兒的。

(寶玉帶上。)

母 好好兒地坐在這兒，今兒是你老子好日子，快別惹他生氣，趕明兒成了親，就是大人了。

寶

.....

(大家對他笑,他發瞪。)

母

大家坐起來吧!

(大家坐,寶玉拉了鶯鶯到一邊。)

寶

姐姐,他們幹嗎對我笑?

鶯

(笑)不知道。

寶

什麼成親?

鶯

.....

寶

跟我定了誰?

鶯

.....

寶

好姐姐,告訴我啊!是不是林妹妹?

鶯

(搖頭)

母

寶玉兒,你在那兒幹什麼快來啊!

鶯

快去,老太太叫你!

寶

(自語)訂了親,不是林妹妹?(走去)

(紫闥扶黛玉盛服出)

黛

(對政) 恭喜舅舅!

大家 這可像個壽星了。

鳳 你該上座!

黛 不行，不行！我哪兒敢。

母 今兒你就坐了吧！(對鴛鴦賴大) 快去請各房太太，姑娘。丫頭們也都來，今兒大家痛快快，熱鬧

一下，(對政) 你也坐坐!

(薛姨媽，襲人，紫鵲，雪雁，買環……等全上，擁了一堆。)

母 大家坐下。

鳳 (對丫頭) 叫那班戲子，就到這兒來伺候，唱一齣吧，省得老太太走動。

母 好好！(鴛鴦下)

(賴大帶領戲子上，唱戲，正在熱鬧的時候，忽然一個小廝搶惶跑進。)

廝 不好了，老太太，老爺，太太，不好了！不好了！

政 (大喝) 什麼事？

廝 多多少少穿靴戴帽的強盜來了。

政 胡說(要出去)

(賴大上。)

賴 堂官趙老爺都來了，還帶了好些錦衣軍，老爺快接去，老太太們快迴避(賈母等急下)已經到了！

(賴全入後隨錦衣軍。)

政 (迎上去)請坐請坐！

趙 (不理)來人。

軍 喳！

趙 把前後門都把起來！

趙 (拿出聖旨)萬歲有旨：「賈赦賈政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着提取質審，革去世職，欽此！」

政 (跪)萬歲，萬萬歲！

趙 快些查抄。

(大家動手，一部份錦衣軍出。)

趙 哼！你們賈家也太沒王法了！

政 (戰戰兢兢)……小人不！

(錦衣官甲乙入)

甲 (跪稟) 賈赦已經拿到。小的又在內房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

乙 (跪稟) 東跨所查出房地契兩箱，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

趙 好個重利盤剝。來人，帶了賈政，回宮覆旨。

(正要抓賈政，錦衣官丙入)

丙 北靜王到。

(北靜王上)

北 萬歲有旨：「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着錦衣官抄查禁物，惟提賈赦質審，餘交北靜王查辦。賈政

姑念初犯，着即復職，將功贖罪。欽此！」

趙 (起立，垂頭) 萬歲，萬萬歲。(對衆，洩氣地) 帶了賈赦走吧！(對北) 回王爺，剛才抄了不少禁用之物，

還有兩箱重利借據。

北 知道了。

趙 是！

(官兵全下)

北 政老，政老！

政 (仍在跪着) 犯官在這兒。

北 快起來! (扶他起)

北 政老, 方才老趙說有禁用之物, 並重利欠票, 這禁用之物, 想來原是貴妃用的, 我們聲明無礙, 獨有借券, 得想個法兒才好!

政 犯官實在不知, 這都是犯官不理家務所致。

北 也吧, 且先去覆旨。

政 謝王爺!

北 (執其手) 放心!

(政送王下。)

外面歌聲 「甯國府, 榮國府, 金銀財寶如糞土, 吃不窮, 穿不窮, 算來總是一場空。」

(稍停, 襲人拉寶玉上, 四面尋找。)

襲 小祖宗, 你在哪兒脫衣服的?

寶 就是這兒。

襲 這玉丟了, 可怎末辦? 就是賠一個也不行啊! (人聲) 老太太來了, 這可怎末辦。(拉寶玉下)

(王夫人攙寶玉上。)

王 老太太都走了。

母 嚇死我了！

王 總算沒有什麼大礙，老爺還是復職了。

(鳳姐上)

鳳 老太太老太太(哭)。

(大家對泣)

母 也別哭了，你抄了去的東西，我再給你一份。

鳳 (止哭)謝……老太太！

政 兒子不孝。

母 唉，這原也不好怪你……

政 兒子不善理家，以致弄出這種事來。

母 唉！都是家人太多，照顧不來，難保有幾個不肖的。你哥哥又是那樣——

政 只是抄出幾箱借據來，不知是哪裏來的，我們家怎末好做這種事？

鳳 (跪)老爺……

政 (出乎意外)你……你……唉！

母 隨她去吧!

政 (搖頭) 唉……我前面打探消息去(下)

母 寶玉呢?

王 那不是寶玉來了。

(寶玉襲人上,慌慌張張地四面張望。)

母 我的兒,你沒嚇着吧?(寶玉搖頭)

寶 (對襲人) 我說沒有。

(襲人仍在找尋。)

母 幹什麼,襲人……

……

母 寶玉兒,過來!(寶玉過來) 你是看見的,你老子幸好沒有獲罪,你以後得好好兒的求上進啊!

寶 是!

母 我活到八十歲了,就你一個孫子,(撫寶玉) 唉,你的玉呢?

……

母 到哪兒去了?

(靜。)

母 襲人……這玉是命根子，丟到哪兒去了？

襲 (跪) 老太太，不知道怎末的，二爺一轉身，玉就不見了。

母 快去找啊！

襲 外面都找了。

母 這可怎末好，這可怎末好！

王 (對襲) 快去園子裏，屋裏屋外，叫全家人找！

襲 是！

母 寶玉！

寶 (呆呆地) 唔！

王 (在懷中掏出) 假的倒在這兒，可是真的呢？

寶 (傻傻地) 真寶玉，假寶玉，我是假寶玉。

母 我的兒，你怎末了？

寶 (傻笑) ……

母 你好嗎？

寶 (點頭) 好! 假寶玉好。
 糟了, 他發傻了。早就說過玉就是命根子。丟了就沒有靈性。(哭) 啊! 我的兒呀!

(王夫人亦哭)

(寶玉傻笑)

(賈政上)

政 什麼事? 老太太

母 ……………

政 不用難過, 老太太北靜王已經覆奏, 主上甚是憫恤, 哥哥也可從輕發落, 兒子還是江西糧道……
 借據也不追問了, (見母搖頭) 究竟爲什麼? 老太太!

(母指寶玉)

政 怎末?

鳳 寶兄弟的玉丟了, 這會兒神志不清起來。

母 瞧, 他這失魂落魄的樣兒, 怎末好! 我就這一個寶貝孫子, 都是你們招的人來抄家, 嚇得他玉也丟了, 人也昏迷了。

政 老太太也別難過, 說不定丟在哪兒了。

母 他們都尋過了。

政 老太太也別着急，慢慢兒總會找着的……兒子還得去料理去！
(下)

(襲人上。)

母 尋着了沒有？

襲 沒有。

母 這可完了，完了！
(寶玉笑)

襲 小祖宗，你究竟丟在哪兒了？

(寶玉笑。)

襲 (拉他) 你在哪兒脫衣服的？指給我看看，好讓我們找啊！

寶 就是——(亂指) 這兒——這兒——

母 別拉他了，再經不起了。我早就說過，園子裏不好住，花妖鬼怪的，前頭仗着那玉能夠避邪，如今玉丟了，再不能去了。襲人，你先扶他到我屋裏躺着，快吩咐外面傳太醫來。

襲 是！

(襲人扶寶玉下。)

母 這可怎末好呢？太太，你說怎末辦？鳳丫頭，平日你的主意多，怎末這會子，一句話不說了？

鳳 (餘痛未止) 孫媳婦也沒什麼主意,我想,要是過幾天還不好……
 母 怎麼樣?

鳳 不知道冲冲喜好不好?

母 對了,對了,算命的就不早就說過了,他命裏是要得金命的冲壓冲壓,不然保不住,姨太太也曾說寶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丫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對鴛鴦) 去叫老爺來……慢着,(對王) 你看呢?

王 老太太說的是正理,乘着老爺在家,商議定了,選個好日子,定下寶姑娘來。
 (襲人出。)

襲 (跪) 老太太,太太!

王 又是什麼事?

襲 這話本來奴才是不敢說的,這會子因為沒有法兒了。

母 快說!

襲 寶二爺的親事,老太太太既然定了寶姑娘,自然是件極好的事。只是奴才想着,老太太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些,還是和林姑娘好些?

母 他們從小在一起,自然又好些。

襲 不是好些，早就心投意合了。今年秋天，寶玉把我當着林姑娘，說了多少私情話，我一直沒敢回老太太，太太，要是如今和他說娶寶姑娘，把林姑娘摺開，除非他人不省，倘或明白些，不能冲喜，還要……

王 剛才的話，他聽見了沒有？

襲 他已經睡着了。

（大家呆。）

母 唉！這可叫人作了難了……鳳丫頭，你倒出個主意啊！

鳳 （慢慢地）難倒也不難，這兒有個法子。只不知姨媽肯不肯。

母 你倒說說看。

鳳 依我想，只有個掉包兒的法子。

王 怎麼掉包兒？

（鳳熙走到王夫人前耳語。）

王 （點頭）也罷了。

母 究竟什麼巧法兒？

（鳳去耳語。）

母 (笑) 這法兒也只有你想得出。

(寶玉出)

鳳 寶兄弟，就要給你訂親了。

寶 (傻笑) 訂親了？

鳳 訂的是林妹妹，好不好？

寶 (大笑) 好好好！

(黛玉上)

寶 (拉着她) 妹妹，好妹妹！你知道嗎？

(大家異常驚慌)

鳳 (連忙走過去岔開) 妹妹，今兒是天過雨，清，雙喜臨門！

(黛玉快垂頭)

第五幕 第一場

澧湘館內，佈景同四幕一場。

黛玉站在几前，紫鵲整理書桌。

雪雁拿了幾枝梅花上過黛玉，黛玉甚爲興奮地插入瓶中，突然高興起來，折了朵插入髮中。雪雁在旁呆看。

黛（笑）你看什麼？

雁………

黛 還不把花瓶水裝滿。

雁 是！

（雪雁取水上，黛玉照鏡。）

雁（對鵲）姐姐，瞧姑娘多高興，從來沒見過姑娘這末有精神。

鵲（微笑）可不是，要像這樣，藥也不用吃了，開年身子長得一定有賣姑娘那末結實。

雁 那就更美了。

黛 你們在那兒唧唧咕咕地搗什麼鬼？

鵲 也沒說什麼，我們這兒給姑娘喜歡。

黛 (誤會地) 喜歡什麼

鶻 姑娘這幾天精神又好,身子又好。

黛 哦!

鶻 可惜寶二爺丟了玉,有點瘋瘋傻傻的,不然瞧着了才高興。

黛 ……我身子好不好關他什麼事。

(紫鶻笑。)

鶻 不知這兩天寶二爺好些沒有?姑娘那些日子常在一塊兒,這一會也該去瞧瞧呀!

雁 對了,姑娘,我們到老太太那兒瞧瞧二爺去。

黛 我不去。

雁 爲什麼?

黛 ……你要去你去好了,幹嗎拉着我去?

雁 我去?

鶻 雪雁,你去也好,就說姑娘問老太太太太二爺好。

(雪雁要下。)

黛 雪雁! (雪雁停) 噯……(無話可說)……

鵲 去呀！

(雪雁下。)

鵲 (喃喃地) 阿彌陀佛，保佑二爺早日復原，早點把這件大事辦了。

黛 你一個人在那兒說什麼？

鵲 沒有，我不過禱告菩薩，保佑姑娘終身大事——

黛 你這小蹄子，又胡說八道了……

鵲 我不過說的是——

黛 還不快去，把我那隻小箱子拿來。

鵲 幹什麼？

黛 我想歸理歸理。

鵲 這會子歸理箱子——(恍然) 呀，我明白了！

黛 你明白什麼？(紫鵲笑) 去啊！

鵲 是。(下)

黛 這個丫頭——(自語) 就在咱們這園子裏，就在咱們這個園子裏！(隨手拈花，講一句，拈一朵) 就在這園子裏，不在這園子裏，就在這園子裏，不在這園子裏……

鸚鵡聲 「就在咱們這個圈子裏！」

黛玉 (吃了一驚, 知是鸚鵡笑) 你這小鬼!

(紫鵲拿小箱上)

(黛玉整理, 翻到剪碎的王穗注意)

鵲 瞧, 姑娘, 這都是姑娘小時候跟二爺嘔氣絞了的, 看他做什麼?

黛玉 (呆呆地看了一會, 收起, 拿起線來預備重做)

鵲 這才好啊! 再做一個新的送給二爺, 讓人家也別笑話姑娘, 脾氣醜, 心腸窄。

(雪雁上)

鵲 二爺見着沒有?

雁 (搖頭)

黛玉 怎麼了?

雁 老太太太太二爺一個都不在, 只看見鴛鴦姐姐。我站了一會兒, 就叫我回來, 問好姑娘。

鵲 二爺到哪兒去了?

雁 不知道?

鵲 你這傻孩子——

雁 我沒看見，你叫我怎末知道呢？——對了，剛才史大姑娘在那兒，她說就要來看姑娘。

黛 (高興) 史大姑娘來了？

雁 唔，模樣兒全變了，文文靜靜地，不像從前那樣有說有笑的了。

黛 也難怪她，出門不到一年女婿就死了。

雁 哦，怪不得她帶着孝呢！

黛 紫鵲，把箱子收起來放好吧！(下)

(紫鵲收拾箱子，放在一邊。)

雁 姐姐，姐姐！

鵲 什麼事？

(她們走到一邊。)

雁 我告訴你一件怪事。

鵲 又是什麼事？

雁 剛才我到老太太那兒，誰都沒有見着，問她們老太太太二爺在那兒，他們又不肯說。

鵲 哦？

雁 看樣子……好像忙着什麼大事似的。

鶻 什麼大事難道是……(向內看)要娶咱們姑娘嗎?

雁 哪裏是……我偷偷地問一個小丫頭,她說寶二爺要娶寶姑娘。

鶻 (大驚)什麼怪不得這些時老太太太來也不來,原來……

雁 我們全蒙在鼓裏。

鶻 姑娘還以為是她呢!別響,誰來了!

(湘雲着孝服上)

鶻 雲姑娘您來了!

雲 你姑娘呢?

鶻 在裏面,我來叫她!(自內)姑娘,史大姑娘來了!

黛 哦!(出)什麼時候到的?

雲 你好嗎?(黛點頭)

(鶻,雁同下,大家沉默。)

黛 你……啊!我們多少時候不見了?

雲 可不是!(搖頭)唉!日子過得真快!

黛 從前天在一起頑兒的……你得有很多日子就擱吧!

雲 (苦笑) 不，我明兒就要走的。

黛 明兒就走？

雲 (點頭) 這一趟是爲了送他的靈柩回來，要不然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着你們！(不禁淚下)

黛 別難過，妹妹！人生了就是苦，誰能料得定呢！

雲 (點頭，啜嘆) 人生了就是苦，誰能料得定呢！

黛 記得從前一塊吃，喝，玩，樂，多有趣，多熱鬧，這會兒大家都風流雲散了……你還記得嗎，有一次爲

了你說我像小旦，我們還爭吵過，如今想起來，多可笑。

雲 我說話原也太直了，你還怪我嗎？

黛 說哪兒話呢，雲妹妹，你真變了一個人了。當先你那末精神，現在這末沉靜？

雲 ……姐姐！我命苦！(淚下)

黛 ……別哭，誰不命苦呢？(也哭)

雲 是的，(突然看她半響) 你也——(搖頭，強笑) 瞧，我已經是個倒霉的人了，還把你招得哭起來。我們

這末久沒見，該談點高興的事啊！

黛 是的，談點高興的事。

雲 這一趟我回來滿以爲大家還是從前那末熱鬧，也許可以讓忘掉一些心裏的憂悶，誰知道從

老太太起，大家都沒有從前那樣有興緻了？

黛 這也難怪，雖說上趙抄家，沒有什麼，可是大家都嚇着了，加上二哥哥又丟了玉，到現在還沒有下落。一直病着……

雲 也許這一件大事過了，就好了，你說是不是？（笑）

黛（誤會）你，你還是愛說笑。

雲 我嗎？……只怕二哥哥脾氣還跟從前一樣……（羨慕地）……這也是天命，兩個人原是一對前世的因緣。

黛 你又瞎說什麼？

雲 我哪是瞎說？

黛 再瞎說我撕你的嘴！

雲 撕我的嘴？……（突然大悟）哦……（半嚮）姐姐，你不知道今兒……（黛玉茫然）……唉（突然流淚）……

黛 你怎麼好端端地哭了？

雲 不（掩飾地）我爲我自己哭，自己哭！
黛（安慰）別想他吧，人死了不能復生！

雲 多謝你勸慰，我該走了，還得去看看寶姐姐呢！

黛 再坐坐啊！

雲 不了，（看見桌上香袋）這是你結的香袋，給誰的……哦，是寶玉……（突然地，幾乎抱了黛玉）姐姐，你要保重啊！回頭我再來看你。

（黛玉送湘雲下）

黛（胡疑）這是怎麼了……她說的話恍恍惚惚的，難道發生了什麼事嗎？不像……（微笑）前世的因緣……（坐下結香袋）

（風吹竹葉響）

黛（聽）風吹竹葉子，響得好怪！

（外面有人哭）

黛 誰在那兒哭……進來！

（傻大姐上，揉眼）

黛 哦，傻大姐，你也有什麼傷心事嗎？

傻（二面哭）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也不犯就打我呀！她們爲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

傻 爲什麼！就是爲今兒我們寶二爺娶親的事。

黛 (驚) 呀你說……寶二爺今兒娶親——

傻 是呀！今兒是二爺太喜的日子，頭一宗，給寶二爺沖什麼喜，第二宗，(對黛玉笑) 趕着辦了，明兒還
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紫鵲上)

黛 什麼！(哭)……

傻 我又不知道他們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了害臊，我只和襲人姐姐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末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鴛鴦姐姐什麼，她走過來就打我一個嘴吧，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我出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哭)

黛 啊！(倒了下去)……

傻 林姑娘，你怎末了？

鵲 啊呀，姑娘！(向外) 雪雁，雪雁！(雪雁上) 姑娘不好了！快回老太太去！

(二人扶她臥倒。雪雁急下。傻大姐亦下。)

(風吹竹簾涼地響，鵲擦淚。)

第五幕 第二場

寶玉新房，結婚之夕。（外面人聲）

黛玉坐着笑，看着襲人接進東西。

襲 你又笑什麼？

（寶玉笑。）

襲 敢情是你又傻了？

寶 我才不傻呢！我笑你們傻！

襲 我們傻？

寶 可不是，哈哈，這些東西先打這兒送到園裏，這會子又打園子裏送回來，咱們的人送，咱們的人收，何苦呢？

（襲人不答。）

（平兒和劉姥姥上。）

平 你要看看新房，進來吧！

（劉姥姥上，服飾好多了。）

襲 劉姥姥，你怎末也來了？

姥 啊呀，姑娘，久已要來看你們，只是這些時，自家多了幾畝田，生活忙不過來，今兒好不容易抽了空，送些田裏的東西來，恰巧又碰着二爺大喜，討的又是……

(平兒連忙拉她，不叫他說下去。)

姥 (對寶玉) 二爺，你大喜啊！

(寶玉笑。)

姥 怎末二爺這大好日子，外面一點也不知道！

(襲人向她搖手。)

(姥姥不說下去了。)

平 老太太呢？

襲 (低低地) 去看林姑娘的病去了！

寶 (忽然) 啊！林妹妹病了，我去瞧瞧去。

襲 (急阻) 快別去！你林妹妹這會兒就要做新娘子了，她不害臊？她肯見你？你先定定心。

寶 誰說我不定心？我有一個心，已經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我自
然定心了。

(大家忍齧笑)

(賈母、王夫人、鳳、鴛鴦上)

母 快去裝新時候到了。

是！

鳳 (對寶玉) 林妹妹就要來了，你喜歡不喜歡？

(寶玉大笑點頭)

鳳 林妹妹見你這末傻，是不肯嫁給你的！

寶 (正色) 我不傻，我一點兒不傻，我一定要去瞧瞧林妹妹去，叫他放心。(向門口走去)

襲 快別跑，沖撞了林妹妹，她可不依你。好好兒等着。

寶 (笑) 那末快來給我裝新，來呀！(拉襲人進內間)

鳳 (對母) 老太太，這事依我看，還得費一點兒週折。

母 怎末？

鳳 還得去叫紫鵲來做伴娘，混過拜堂這一陣子才行，不然寶兄弟要是鬧起來，姑媽面上不好看。

母 (點頭) ……

鳳 快去叫紫鵲來！(平兒下)

(賈母、王夫人、熙鳳到內間。)

姥 (對鴛鴦) 姑娘，二爺大喜，怎末這末簡陋，一點兒不熱鬧，外面也沒人知道。依我們鄉下人說，也該

鋪張鋪張，我們也好湊個趣——

鴛 你哪兒知道，姥姥，一來是冲冲喜，還不圓房，二來是這會兒家境不寬，這些還是用的老太太體己。

(雪雁撞進來。)

雁 老太太，太太！

鴛 (大驚) 你來幹什麼？

雁 來回老太太一聲——

鴛 什麼事值得這末大驚小怪，林姑娘又犯病了？

雁 ……………

鴛 快快去吧，老太太忙二爺的喜事還忙不過來呢？

雁 (哭) 可是我們姑娘……

(熙鳳出。)

鳳 鬼丫頭，你作死了，跑到這兒來哭！

雁 ……………我是來回老太太……

鳳 快去，快去，什麼天大的事，都過了這會兒來回，快去，別讓老太太瞧見。

(雪雁無法，正要下時，賈母，王夫人上。)

母 咳，你跑來幹什麼？

雁 我來回老太太——

鳳 (聽她一眼) 林姑娘有點不舒服。

母 唉，又是老毛病犯了？是不是叫她好生養着。這會兒我沒工夫，過了明兒再來看她。

鳳 千萬別聲張，一點兒小事，弄得驚師動衆的，去吧！

雁 是！(擦淚下)

姥 別急，我來瞧瞧你們姑娘！(跟下)

(寶玉上)

寶 雪雁！雪雁！

鳳 寶兄弟你叫誰呀？

寶 我叫雪雁。

鳳 她沒有來啊！

寶 剛才我明明看見的……我要問問她，她們姑娘爲什麼還不來。(要向外去) 雪雁，雪雁！

襲 林姑娘就要來的，你再這末急性子，林妹妹可要作惱，不理你了。
 寶 不理我，看他晚上咱們兩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理我不理我？

(大家暗笑皆非。)

寶 (興奮得走來走去) 林妹妹打園子裏來，爲什麼這麼費事還不來？
 襲 等好時辰呢！

(音樂由遠而近。)

外面人聲 花轎到了，花轎到了！

寶 (跳起) 來了，來了！

襲 慢着，慢着！

(襲人扶寶玉下。)

(外面賀禮聲。)

聲 良辰吉時已到，新娘出轎！

(音樂。)

聲 ……月下老人紅線牽，良辰美景配佳緣，郎才女貌結秦晉，白首偕老永和歡。新郎新娘參拜天地，
 跪拜，拜，拜，興！

(鳳凰平兒上，襲人隨後。)

鳳 怎末紫鵲沒來？

平 她不肯來。

鳳 (恨恨地) 這個丫頭，他敢——

平 林姑娘快沒氣了！

鳳 (一驚) 什麼？

贊禮聲 新郎新娘見禮畢，雙雙入洞房！

(賈母，王夫人等上。)

(寶釵由雪雁扶着上，寶玉傻笑跟在後面。)

寶 (笑嘻嘻地，對雪雁) 雪雁妹妹，怎末今兒是你伴了姑娘，不是紫鵲…… (見她不答) 哦！對了，你原是

妹妹南邊帶來的…… (走向寶釵) 妹妹，好些天不見了，聽說你身子有點不好，這會兒全好了吧！

……你不理我……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麼？(要搗盞頭)

(大家着急。)

母 寶玉兒，寶玉兒——

寶 (停止) 哦！(自語) 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

母 寶玉兒，好好坐着！

（寶玉坐下又起立，走了兩趟，終於按捺不住，去揭蓋頭，雪雁走開。）

寶 （又驚又疑）啊！（目瞪口呆）

（大家驚，襲人扶他坐下。）

母 寶玉兒，寶玉兒，你怎末啦？

（原扶了寶釵入內間，母，王夫人亦到裏間。）

寶 （對襲人）我是在哪兒，我是做夢嗎？

襲 你今兒好日子，什麼夢不夢地混說。

寶 （指坐裏間的寶釵）這一位美人兒是誰？

襲 （笑半嚮）那是新娶的二奶奶。

寶 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

襲 寶姑娘。

寶 林姑娘呢？

襲 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末混說起林姑娘來！

寶 剛才明明是看見林姑娘，還有雪雁呢……怎末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

鳳 (出) 寶姑娘在屋裏坐着，別混說，回來得罪她，老太太不依！

寶 不，我要去找林妹妹去，去找林妹妹去！

(衝出。)

襲 (拉住) 二爺，二爺！

寶 不要拉着我，你們……

母 快點安息香，讓他睡下，睡下！

(大家強拉他睡下，他掙扎，鴛鴦點起安息香，他昏睡。)

母 唉！真想不到……(稍停) 讓他一個人靜靜地躺一會兒。

(賈母，王夫人，熙鳳下。)

襲 二爺，二爺！

寶 (慢慢地醒來拉襲) 我問你，寶姐姐怎末來了？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怎末被寶姐姐趕出去了，他爲什麼霸佔住這裏，你們聽見林妹妹哭的怎麼樣了？

襲 林姑娘病着呢！(寶釵出)

寶 我知道……(哭) 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裏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執襲人手) 橫豎林妹妹也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把

我和林妹妹兩個抬在那裏，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份。（嗚咽）

寶（鎮靜地）你放着病不養，何必說這種不吉利的話……我雖是薄命，可是你死不得的……我死不得？

寶 老太太一生只疼你一個，指望着你成家立業，老爺太太一生的心血只養了你一個兒子……你死了，他們怎末樣？就是林妹妹知道了，也不饒你的。

寶（泣）讓我起來，我要去看林妹妹。寶告訴你吧！林妹妹已經亡故了。

寶（跳起來）什麼？亡故了？林妹妹，林妹妹！你等等我！（衝出）等等我，等等我！

——燈光暗

第五幕 第二場

澧湘館，同第一場。

外面刮着風，落着雪。

黛玉奄奄一息，紫鵑坐在一邊，雪雁在外，遠處有音樂聲。

黛 ……………

鵬 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的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末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才好！

黛 (苦笑) ……………

(稍停)

黛 雪雁呢？

鵬 回老太太去了。

黛 別去了，……幹嗎還去驚動別人？……

鵬 姑娘寬心，養養就會好的。

黛 ……………我自己知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己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我拿你卻當作我的親妹

妹……看待……這幾年來……你總該知道這……寄人籬下……

鶻 (忍着淚) 等將來姑娘病好了, 回蘇州去好了。

黛 是的, 我要回去, (長嘆) 我是回去了……(咳)

(風雲)

黛 好大的風啊……誰來了?

鶻 沒有誰啊!

黛 沒有一個人……

鶻 姑娘, 你安安靜靜地睡吧, 睡吧!

(稍停, 平兒上。)

平 紫鶻, 紫鶻!

鶻 平姐姐, 你來了——

平 快出來!

鶻 什麼?

平 二奶奶叫你去, 二爺那邊用着你使喚。

鶻 幹嗎用我?

平 你就知道了。

鶻 (惱怒) 平姑娘,你請吧!等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這會兒林姑娘還沒斷氣呢!

平,你這算什麼話,要說去向老太太說去。

鶻 這兒一個人也沒有,你沒看見嗎?再說,我們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

平 姑奶奶,老實告訴你吧,只要你去攙扶一下新娘,要不是非你不可,也不來請你了。

鶻 你瞧,我走得開嗎?一定要我們姑娘的丫頭裝點裝點,去找雪雁吧。她剛到前頭去了。

黛 鶻,鶻誰……

鶻 沒有誰!

(平兒無可奈何,下。)

鶻 姑娘!……姑娘!……(黛玉不應)

(劉姥姥上。)

姥 好黑啊!這園子變得這末荒涼了!(一面拭雪)

鶻 你是誰?

姥 劉姥姥,我來看看姑娘病的。(走過去)姑娘,姑娘……你好嗎?……

黛 劉姥姥……誰?……想不到你……

姥 唉，想不到的事太多了，這末一個仙女似的姑娘，病成這個樣子……（拭淚）姑娘……不礙事的，只管養養就好。

鵬 （拉了她到一邊）姥姥，你看姑娘——

姥 （搖頭）……

（二人拭淚。）

姥 （低聲）別哭了，還是料理料理要緊。

鵬 （哭着）怎麼辦好呢？這會兒一個人也找不着（音樂聲）

（湘雲上）

雲 林姐姐，林姐姐

（紫鵬搖手）

（雲過去探看）

雲 （大驚）啊……我來看看你來了（搖她她不應，大聲）林姐姐，林姐姐

黛 呀……

雲 你怎末了？心理覺得好一點兒嗎？（她看紫鵬，紫鵬拭淚，她明白了，同情地）什麼都看開些吧！人生來就

是苦！你說的好，誰又料得定呢？

黛 誰……誰……料得定……

雲 林姐姐！

黛 誰？

雲 我……你不認識我了嗎？……（見黛不答，轉身對鶻低聲）看樣子……（搖頭）回了老太太沒有！

襲 回了，那邊正忙着。

雲 雪雁呢？

鶻 二爺那兒叫去使喚去了！

雲 （同情地，對姥姥）姥姥，我們前面去招呼兩個人來。

姥 唉！什麼都變得那末快。

（二人下）

姥 （在外）好黑的路啊！

（紫鶻哭，風雨，雪）

黛 （微喘，迴光返照，翻身）紫鶻，紫鶻！

鶻 （高興地）姑娘，你好了！

黛 紫鶻妹妹……（喘）我躺着不受用，扶我起來！

鶻 姑娘，你怎末好起來呢？

黛 不，扶我起來靠着。

(紫鶻扶起黛玉，用軟枕靠住。)

黛 (指箱) 我的箱子……

(紫鶻開箱。)

黛 (指手絹) 拿來，拿來！

(紫鶻不解，黛玉咳。)

鶻 哦！(拿了一條新手絹) 可是這個要搯？

黛 (搖頭)

(紫鶻拿出那條題詩手絹，黛玉點頭。)

鶻 (遞給她，見她發狠的樣兒，異常難受) 姑娘息息吧！

(黛玉恨恨地撕，只是打頭。)

黛 燈！

(紫鶻拿了燈，黛玉摺在火上，紫鶻搶不及，已成灰燼。)

(黛玉突然倒下。)

鵬 姑娘，姑娘！

(外面風雪)

黛 (拉着她的手) 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兩個人總在一處，不想我——我先去了……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好叫他們送我回去，送我……回去……

鵬 姑娘，姑娘！

黛 (突然抬起半身來，用手指) 寶玉，寶玉，你好——(倒了下去)

鵬 (痛哭) 姑娘！

寶 (在外) 林妹妹，林妹妹！你等等我，等等我！

(他推門急上。可是已來不及，他一見這情形，全明白了。慢慢地走過去，跪下。)

(鐵馬叮噹，朔風怒吼)

——幕徐下

版初月一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夢 樓 紅

著 天 吳

人 行 發
鎮 安 陳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〇 八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者 刷 印
廠 刷 印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八 三 二 路 陽 咸 海 上

編 主 泉 范

刊 新 學 文

版 出 期 分 冊 大 集 每

婦 子 庸 綠 春 迷
園 圍 集 的 情 霧
集 北 國 曲 小 說
(叢 文) (小 說)
吳 天 孔 另 境 范 泉 歐 陽 翠 司 徒 宗

第 一 集

淚 昨 銀 世 紅 衣
花 日 字 紀 樓 冠
(小 說) (小 說) (雜 文) (新 詩) (戲 劇) (戲 劇)
范 泉 司 徒 宗 趙 景 深 朱 維 基 吳 天 顧 仲 彝

第 一 集

本 書 實 價

元

264310

702

264310

